

書叢學友良

倆兒哥小

凌叔華作



目次

小兒兒倆	一
搬家	二九
小蛤蟆	五一
鳳凰	七三
弟弟	九七
小英	一一七

千代子	一三一
開瑟琳	一五五
生日	一七七
倪雲林	一九五
寫信	二一三
無聊	二二五
異國	二四五

自序

這本小書先是專打算收集我寫小孩子的作品的。集了九篇，大約自民國十五年起至本年止，差不多近十年的工作了。排印以後，編輯者說這書篇幅少些，希望我添上幾篇，這是後面幾篇附加的原因。那是另一類的東西，驟然加入，好像一個小孩子穿了雙大人拖鞋，非常不襯，但為書局打算，這也說不得了。

書裏的小人兒都是常在我心窩上的安琪兒，有兩三個可以說是我追憶

兒時的寫意畫。我有個毛病，無論什麼時候，說到幼年時代的事，覺得都很有意味，甚至記起自己穿木屐走路時掉了幾回底子的平凡事，告訴朋友一遍又一遍都不嫌煩瑣。懷念着童年的美夢，對於一切兒童的喜樂與悲哀，都感到興味與同情。這幾篇作品的寫作，在自己是一種愉快。如這本小書能引幾個讀者重溫理一下舊夢，作者也就得到很大的酬報了。

民國廿四年九月寫於珞珈山。

小
哥
兒
倆

清明那天，不但大乖 二乖上的小學校放一天春節假，連城外七叔叔的大學堂也不用上課了。頭一天爸爸早就打了兩次電話，七叔叔早些回家過節；媽媽出門買了許多材料，堆滿了廚房的長桌子，預備做許多菜。

這一天早上的太陽也像特別同小孩子們表同情，不等鬧鐘催過，它就跳進房裏來，暖融融的爬在靠窗掛的小棉袍上。

「二乖！還不起，太陽都出來了。」大乖方才醒了照例裝着大人口叫弟弟起來，其實他還未滿八歲比弟弟大兩年。

二乖一些沒理會哥哥說什麼話，現在不曉得做了什麼可怕的夢，只顧把他的胖胖的圓臉往被窩裏藏。

這樣一來，哥哥可看不上眼了，跳下自己的小床，披了膀上晒曬和的棉袍，走到弟弟床前，搖他幾下，搖不醒，他叫起來。

「媽媽，你來看看二乖，他又把腦袋放在被窩裏睡覺。」

這一喊沒把媽媽喊來（媽媽早就上房去了，不在隔壁）倒把二乖驚醒了。他的小喇叭嘴，老是那樣笑呵呵的樣子，他忽然坐起來揉眼問道，

「哥哥要去了嗎？」

「去那裏？今天放假！」

放假兩字特別響亮，這響亮聲直竄進小心臟裏，使他們想起快活的牛來。二乖一邊穿衣服說，

「媽媽說今天有好東西吃。」

「七叔叔今天回家，上回他答應給我們帶一隻像表叔家那樣的百靈來。」大乖說着好像已經看見七叔叔像上回一樣騎了一頭黑驢手拿一個烏龜子的樣子。他一邊跳着跑出房門，一邊唱道，

「七叔叔，八叔叔，七個八個小禿禿。」

「二乖」邊洗臉也跟着唱「七叔叔，八叔叔，七個八個小豬豬。」

媽媽從前院走進來喝道，

「怎麼好擊七叔叔唱着玩，他聽見要生氣呵。」

「七叔叔來了嗎？」大乖急問道。

「剛才到，快洗乾淨臉才弄出去。」

「怎麼沒有聽見小毛驢鈴鐺響，」大乖說着趕忙的擦臉。

「你猜他總得騎驢纔能回來嗎？這回他坐汽車回來的。」媽媽說着，一

邊替二乖拉正了領子。

「二乖，咱們跟七叔叔要鳥兒去。」大乖放下洗面巾拉着二乖就跑。前

院子一片小孩子的尖脆的嚷聲笑聲，七叔叔果然帶了鳥來，還是一

雙能說話的八哥。

「把籠子摘下來讓我細細的看看他怎樣說話。」二弟推着七叔叔的手央求道。

籠子放在一張八仙方桌子上，兩個孩子跪在椅上張大着嘴望着那裏頭的鳥。那鳥的全身羽毛比媽鴨頭髮黑得還可愛，那雙滴溜轉的圓眼睛不住的向着孩子們凝視，一會兒把黑滑的小腦袋一歪，圓眼珠子一轉，像想什麼心事似的，忽然它的臘黃色的長嘴上下張開了嬌聲叫道「開飯，開飯。」

孩子們歡喜得爬在桌上亂搖身子笑，他們的眼，一息間都不曾離開鳥籠子。二乖的嘴總沒有閉上，他的小腮顯得更加飽滿，不用圓規，描不出那圓度了。他一邊叫着，一邊用手指伸進鳥籠子縫裏，「小舌頭多小

呀！」

大乖他用的最寶貴的新式自來鉛筆插進籠子逗鳥玩，也喊道，

「八哥，八哥，再說一遍。」

這隻鳥似乎非常懂事，一些也不認生。望着小孩子又叫道，「開飯，開飯，小禿子叫開飯！」

這聲音簡直是從一個小女孩子的嘴裏出來似的，不但孩子們聽了樂得起勁，連七叔叔同爸爸都圍到桌子來了。

「它從前的主人家一定也有小孩子的吧？」爸爸同七叔叔說。

「是學校的花匠賣給我的，他家有五六個小孩子。」七叔叔說。

「五六個小孩子把它喂大的是不是，叔叔？」大乖趕緊問。

「他們喂大了它，還教它說話。你們天天下課回來像先生教學生那麼

教幾次，它更會說許多話了，我還看過會背出一首長詩的鸚哥，這沒有什麼出奇，祇要肯耐煩教。一遍不會，教兩遍，教一百遍都不嫌麻煩就行了。

七叔叔末了講的什麼孩子們簡直沒聽見，他們倆又都目不轉睛的呆向着籠子看，他們想到自己要做先生，這是多好玩的事，大乖還在那裏想學那裏做講堂，上課下課打鐘或是搖鈴，他想到小學校是打鐘，幼稚園是搖鈴的。

大乖正想同二乖說好就在今天實行這大計畫了，恰在這頃刻間媽媽來喊大家去吃春捲。

孩子們本來不肯離開八哥去吃早飯，要求媽媽把鳥籠子提到飯廳去看着吃，無奈媽媽向來不欠輕易答應孩子的要求，要求最成功的也不過是折

中辦法，這回也不外這樣，允許了一半，只許把烏籠子掛在飯廳前面的桌上，吃點心時隔着玻璃窗望得見。

大乖的眼總是望着窗外，他最愛吃的春捲也忘了怎樣放餡，怎樣捲起來吃，他差不多吃過一兩捲後，都祇吃包捲的粉皮，忘了放餡了。二乖因為還小，常傍媽媽坐，都是媽媽替他捲好的，不過他到底不耐以坐在背着烏籠子的地方，一吃了兩包，他就跑開不吃了。

二乖離開飯桌便向廊下跑去，大乖也在後跟了來。

「孩子們，吃這一點不吃了嗎？一會兒餓肚子餓，可沒有東西吃，聽見沒有？」媽媽看着孩子的入迷，這樣從背後喊住問。

孩子不約而同的回答，「吃飽了，不吃了。」

七叔叔嘆着笑道「糟了，孩子們都着迷了，是叔叔害他們的！」

叔叔把花兒匠交給他的用雞蛋炒的小米交給大乖，留着喂鳥，又說最好只給它涼開水喝，隨便喝別的水恐怕會生病。

——大乖叫二乖拿着小米的口袋伺候着八哥吃完再添，自己却一手拿一茶杯，在那裏很小心的把熱開水倒來倒去要把水涼弄了給鳥喝。

「哥哥，你說要那裏做講堂？」二乖問。

「草亭子做講堂頂好，那邊沒有人吵。」大乖常裝出大人的氣派來說話，臉色非常鄭重。

「我要教它念會第二冊國文，要它背得一個字都不錯，比你還強得多。」二乖也沒覺得哥的話不好聽，因為爸爸常常他面說過幾次他念書不行，比大乖差得遠了。大乖也說慣了一些瞧不起他的話。他還是笑嘻嘻的望着哥哥說：

「哥哥，我教它唱『先生早呵』？朱先生昨天誇我，這歌頂好。」

「你做唱歌先生好了，可是教唱歌的時候，不要笑。」

「我們什麼時候開學呢？」

「愈早愈好，今天早上吧。」大乖很有把握的樣子說了。

好容易媽媽允許了可以把烏籠帶到園子裏，這一早上，可把兩個孩子忙透了。

想到了學校的國文先生帶眼鏡，抱着一個皮書夾來上課的，大乖就跑去把媽媽的避風眼鏡從抽屜裏翻出來了自己帶上，又把爸爸出門用的皮包也夾起來。臥房的鬧鐘也搬到亭子上來，因為找不着鈴子，上課下課只好回鬧鐘就算搖了鈴了。

哥哥上去擺出正經面孔來，教了一課國文，這八哥學生不知是認生害

羞或是真笨，一句句子教了十幾回都念不出來，只會向先生個眼歪頭。先生末了沒法子望着它，它就提高了聲像小孩子撒嬌似的喊一聲『開飯，開飯！』

這兩個孩子聽是八哥又出聲說話，高興得叫起來，等到他倆圍着籠前逗它，它怎樣都不開口了。

「這學生還認生害羞吧。」大乖說。

「它餓了吧，」二乖拿了小米放在手掌上喂它吃。八哥啄一口小米，歪一歪頭望孩子一下，那樣子比洋娃好玩多了。

「這樣子好玩！」大乖喂八哥水喝。

「哥哥，它晚上跟誰睡覺？」二乖問，他心裏先想今天晚上怎樣放在床上，把自己的新棉被給它蓋，明早上它若不醒，他就學媽媽來叫自己一

樣，把它整個抱起來，不管它醒了沒有。

「你真傻氣，那見過人同鳥睡的呢。」哥說。

到吃午飯，他們還要求把八哥掛在廊下，二乖留了一小碟自己愛吃的燉肥肉，吃完飯帶去給八哥，給媽媽止住他，惹得大家都笑了，他還說怎麼鳥不吃肉嗎？

飯後爸爸同叔叔要去聽戲，因為昨天已經答應帶孩子們一塊去的，媽媽就同他們換衣服。

小哥兒倆要帶八哥去，可是他們祇坐袖子又不是包廂，那能帶個鳥籠去呢。

「捨不得離開八哥就別去好了？」爸爸帶笑的說。

「今天可有李萬春做黃天霸呀！」七叔叔提醒他們。

大乖腦子裏浮出李萬春的小身子，穿上閃閃亮的花袍。頭上戴的滿是顛巍巍的大絨球冠子，拿了帶穗的花馬鞭，跳着跳出台來？一手扯起一幅袍子，兩眼瞪大了才喊一聲黃天霸——台下大家立刻就喝采，那是多麼好玩！

二乖聽見李萬春黃天霸的名子，立刻就掀起一幅袍子喊道「黃天霸呀！」杏核樣的大眼學哥哥樣斜瞪了一下。

忽然大乖想出去看戲的道理了，說：

「二乖，我們也放八哥兒假吧，今天誰都放假。」

二乖自然同意。於是僱了三輛人力車上戲園去，爸爸一輛，叔叔一輛，大乖同二乖坐一輛，媽媽向來不愛聽戲，上姥姥家談天去。

兩個孩子坐在車上還不斷的談起八哥。大乖這時又有很深遠的像大人

樣的主意。

「我說，二乖」他鄭重的說，「它的聲音那麼好聽，我們把它送到音樂學堂去，把它做成一個音樂家吧。」

「什麼家？」二乖不大懂。

「音樂家都不懂；前些日子我們在青年會不是看見張姑姑站在上面唱歌，我們大家都拍手請她再唱，她就是音樂家，聽說她在音樂學堂學來的。將來我們的八哥成了音樂家，也站在台上唱歌，多好呵！」大乖同無知的弟弟說話，雖然不大痛快，但是他想到了八哥成了音樂家，心裏就充滿了希望的愉快。

「八哥上台去唱歌，我們倆坐在底下拍手呵！」二乖滿臉笑容的說，心想哥哥一定說好。

「那時候我們也像張姑姑的先生一樣坐在台上看，不坐底下了。讓我的客人拍手了。等唱完了歌，我們還要上台演說給大家聽。」

「我不敢上台去。」二乖急說。

「怕什麼呢，我敢上去。」大乖說到這裏，想到演說的人第一句第二句話都說什麼「諸君，今天兄弟！」他們的頭髮都梳得很齊整，擦了髮香膏，漆黑的頭髮中，露出一條雪白的頭髮縫。皮鞋也很光的，大概演說的人都是一隻腳歪歪的伸向一邊，台下的人看兩隻鞋都很清楚的，并不像學堂裏先生叫起來問書的樣子：兩腳立正，像他們班的王大常那次上去演說，先生說他慢腳站的演說，惹得大家笑話。

哥哥雖然想到了許多事，弟弟什麼都不懂，已經不耐煩同弟弟說了。弟弟也在那裏想到八哥的種種樣子，滾圓滾溜轉的小眼睛，漆黑光亮的小

腦袋，又細又長的小黃嘴，怎樣伸進小水盂裏咯都咯都的喝水，張開嘴伸出小紅舌頭來，還有它一歪頭喊「開飯，開飯，」是多麼可愛呵！他同大乖說，「哥哥，我真愛這個八哥，它真好玩！」

大乖祇「唔」了一聲，接着他肯定的說道，「我們一定得把它送去學堂學成一個音樂家，回家同媽媽商量。」

隨後到了戲園他們雖然零零碎碎的想起八哥的事來，但台上的鑼鼓同花花袍子的戲子把他們的精神佔住了。

快天黑的時候散了戲，隨着爸爸叔叔回到家裏，大乖二乖正是很高興的跳着跑，學李萬春那樣邁步法，跳進院子，忽然想到心愛的八哥，趕緊跑到廊下掛烏籠地方，一望，祇有個空籠子擲在地上，八哥不見了。

「媽——八哥呢？」兩個孩子一同高聲急叫起來。

「給野貓吃了！」媽的聲却非常沉重遲緩。

「給什麼野貓吃的呀？」大乖圓睜了眼，氣呼呼的却有些不相信。二乖楞眼望着哥哥。

「還有那一隻？又是那黑野貓！真氣人，臘肉高高的吊在房簷下，它有法子摸得着，金魚放在鐵絲罩蓋的水缸裏，它有法兒抓出來。一味饑嘴，打了多少次都不怕，這回偷到籠子裏的鳥兒來了！老王也是不中用，一隻貓都管不了，方才我出門祇忘了囑咐一句，誰知就真會出事。」媽媽愈說愈生氣，雖沒有高聲的嚷叫，可是聲音是很急促的，嘴裏有些抖顫，「可憐吃得連骨頭都不見了！」

「既然沒見骨頭，這八哥也許飛走了，沒有死吧？」爸爸喝着茶插口道。

爸爸這話確給孩子們不少慰藉，他們記得故事裏常有烏甲飛去，想到主人待他的好處，常會啣了一串珠子或一件寶物回來望主人的，這是多有趣呀！他們想着，眼却盯着媽。

「死是一定死了的，瞧那播箕裏的毛，上面都沾着血。」媽答。

播箕裏的烏毛是方在廊下掃起的，混有血肉亂作一堆，上面還有幾個蒼蠅飛來飛去。

大乖看見就哭出聲來，二乖跟着哭得很傷心，這一來，大人們也意亂心煩了。

他們也不聽媽的話，也不聽七叔叔的勸慰，爸爸早躲進書房去了。

忽然大乖收了聲，跳起來四面找棍子，口裏嚷道，「打死那野貓，我要打死那野貓！」

二乖爬在媽的膝頭上，嗚嗚的抽咽。

大乖忽然找到一根攔門的長棍子，提在手裏，拉起二乖就跑。媽叫住他，他嚷道，

「報仇去，不報仇不算好漢！」

二乖也學着哥哥喊道，「不報仇不算好看！」

媽聽了二乖的話倒有些好笑了。大乖卻沒作理會，他這時正記起三俠五義裏的好漢怎樣報仇，三國裏的張飛替關雲長報仇怎樣威武，他只恨沒有什麼真刀寶劍和什麼丈八長矛給他使用，這空拳好漢未免減殺一些風勢，想到這裏，他吁了一口氣，却仍舊拿着棍子跑。

「孩子們，上那裏去呀？野貓黑夜裏不會來的呵！這就要開飯了，別跑開吧。」媽這時也是實在沒法子，也該開飯的時候了。

王廚子此時正走過，他說，

「少爺們那野貓黑夜不出來的，明兒早上牠來了，我替你們狠狠的打牠一頓吧。」

「你那捨得打牠呀！這樣偷吃的貓，你還天天給牠魚骨頭吃呢。」大乖站住了板起臉來像大人一樣聲容嚴厲。

「我的少爺，我怎會護着牠，給牠魚骨頭吃，是因為看牠餓得太可憐吧了。」廚子笑着道。

「它是你的祖宗。」二乖忽然記起昨天在學校聽到王玉年生氣罵人的話，照樣說了出來。

「好了，少爺，別生氣了，我一定狠狠打牠一頓好了。」廚子說。

「那野貓好像有了身子，不要太打狠了，嚇嚇它就算了。」鴉低聲吟

咐廚子。

大乖聽見了媽的話，還是氣呼呼的說，

「誰叫她吃了我們的八哥，打死牠，要牠償命。」

「打死牠纔……」二乖想照哥哥的話亦喊一下，無奈不清楚底下說什麼了。他也挽起袖子，露出肥短的胳膊，圓睜着淚還未乾的小眼。

「野貓早上什麼時候來阿？在那裏找到牠，等我打吧，不要你打了。」

大乖忽然決定的問道。

老王走入廚房一邊答道，「野貓常是天際亮跑到後園來，再竄進廚房，要打，頂好一個在廚房，一個在後園等着。」

「二乖，明兒我們天際亮就起來打牠，一定得替八哥報仇。」大乖一把拉着二乖跑進屋去。

吃過夜飯，兩個孩子還是無精打采挨在媽媽身邊，水也不喝，梨也不吃，末了大的要去睡，小的也跟了去。

上床後，大乖不像往常那樣拉着人就叫講故事，他一聲不響，祇閉了眼看睡。二乖却拉着張媽告訴哥哥方才說明日天曉亮就起的事。

哥哥聽得不耐煩，喝着叫他睡好，要不，怕明早起不來了。

第二天太陽還沒出，大乖就醒了，想起了打貓的事，就喊弟弟，

「快起，快起，二乖，起來打貓去。」

「二乖給哥哥着急聲調驚醒，急忙坐起來，拿手揉開眼。

「咱們快起來打貓去。」大乖披了袍子在穿襪子。

「貓起來了嗎？」二乖也急了，不知說什麼好，手忙腳亂的就要下床。

「怎麼忘了，我們打貓去，不是嗎？快穿衣服吧，媽媽看見這樣要說

的。」大乖已經下了床，扣衣服紐子。

大乖自己穿好了，還幫弟弟扣紐子，一邊他告訴弟弟昨晚上他想的怎樣打貓。

「你拿這條藤桿，」他遞給他一條鷄毛桿子，吩咐弟弟道，「在後面院子等着打它，不要讓它跳上房頂去。我在廚房門口等它，老王說它天曠亮就跳過後園，然後再進廚房去。你記好了打貓的時候，千萬不要逼它跳上房去，它跳上去，我們跳不上去就糟了。」

大乖很鄭重的與弟弟清清楚楚的解說了，然後兩個人都捉了毛桿子，拉了袍子，嘴裏喊着報仇，跳着出去，這時家裏人都還沒有醒。

「打貓！」二乖跑入後院去。

「打死它，報仇！」大乖的聲音裏含滿悲憤，跑到廚房門口去了。

這是剛剛天亮了不久，後院地上的草還帶着露珠兒，沾濕了這小英雄的鞋襪了。三月陽春的曉風，輕寒薄暖的微微的迎着他吹，覺得渾身輕快起來。樹枝上小麻雀三三五五的吵鬧着飛上飛下的玩，近窗戶的一棵丁香滿滿開了花，香得透鼻子，溫和的日光鋪在西邊的白粉牆上。

二乖嬌高腳摘了一枝丁香花，插在右耳朵上，看見地上的小麻雀吱吱叫喚，跳躍着走，很是好玩的樣子，他就學它們，嘴裏也哼哼着歌唱，毛撿子也擲掉了。小麻雀好像同他很要好，遠遠的跟着他跳着跑，一會兒飛上去，一會兒又飛下來，都溜轉着它們的小眼睛看他，它們的小圓腦袋左一歪右一歪的向着他裝鬼臉似的看，好玩極了。

二乖一會兒就忘掉爲什麼事來後院的了。他溜達到有太陽的牆邊，忽然看見裝碎紙的破木箱裏，有兩個白色的小腦袋一高一低動着，接着味

噢！咪噢的嬌聲叫喚，他就趕緊跑近前看去。

原來箱裏藏着一堆小貓兒，小得同過年時候媽媽捏的麵老鼠一樣，小腦袋也是麵的一樣滾圓得可愛，小紅鼻子同叫喚時一張一閉的小扁嘴，太好玩了。二乖高興得要叫起來。

他用手摸小貓的頭，一隻手又摸它的小尾巴，嘴裏學他們咪噢；咪噢叫着逗他們玩。

一隻黑色的大貓企鵝在一傍，一隻小貓伏在她胸前，肚子上吃奶，大貓微微閉着眼睛得意的看着。其餘兩隻爬在一邊。

「哥哥來看看，多好玩啊！」二乖忽然想起來叫道，一回頭哥哥正跑進後院來了。

「二乖，你在這裏……」大乖還沒說完被二乖高興的叫喊給截住了。

「哥哥，你快來看看，這小東西多好玩！」

哥哥趕緊過去同弟弟在木箱子前面看，同二乖一樣用手摸那小貓，學他們叫喚，看大貓喂小貓奶吃，眼睛轉也不轉一下。

「他們多麼可憐，連梅子都沒有，躺在破紙的上面，一定很冷吧。」大乖說，接着出主意道，「我們一會兒跟媽媽要些棉花同他們墊一個窩兒，把飯廳的盛酒箱子弄出來，同它做兩間房子，讓大貓住一間，小貓住一間，像媽媽同我們一樣。」

「小貓餓了要找媽媽吃奶呢？」二乖覺得這問題要緊的。

「小貓會咪，咪的叫喚，大貓聽見就來了。」大乖一邊說一邊拾起一根樹枝去逗小貓。哥哥，你看他的小鼻子多好玩，還出熱氣啦。」

「不要嚇着他，他還小呢。」哥哥拉回弟弟抱着貓頭的手，一邊數

道，「看有幾隻，兩隻白的，一隻黑的，一隻花的。」

「哥哥，你瞧他跟他媽一個樣子。這小腦袋多好玩！」弟弟說着，又伸出方才收了的手抱着那隻小黑貓。

搬 家

自從舅舅給買到船票，家裏誰都忙起來。偶整天躲起來收拾東西，除了吃飯會客很少見到。阿乙姐已經兩三天沒梳頭，總是穿棧似的走出走入，拖鞋搭刺搭刺的響到街上都聽得見了。阿三滿頭流汗珠，袖子挽得高高的，不聲不響的捆東西，孩子打他幾下都不追上去還手。

廊子底下捆縛好的大箱子小匣子堆疊成個高高低低的山，堂屋裏的硬木條案，茶几，貴妃床，統統用麻布袋包裹着，都靠了牆小的架大的擺着，長長的一排直像一隻運貨船。這倒怪好玩的，爲什麼平常不這樣擺，却把這許多東西分開來呢？

「喂，誰來坐船？」婉兒爬上靠牆放的傢俱，一邊喊。

「誰要坐船，來我這裏買票！」英兒坐在低一級的貴妃床上叫道。
靜兒攜着伯娘家的小姑笑嘻嘻的去打票，隨後跳上船。

「我們不坐船，爬山去！」青兒拉着小玉爬到山下堆的箱子堆上。

「枝兒，來坐船吧。你可以買半票。」

「坐船不好玩，來跟我們爬山吧。」

枝兒正坐在門檻上，手裏玩着拾得的一個礮了邊角的破碟子，淺淺的恰好給她的大花雞裝水喝，見他們叫她，抬頭猶疑的望着。

「來，我接客上船，」婉兒走過來要拉她，青兒也跳下來叫道，「還是爬山好。山上望得見桃花山的塔和阿崩的大黃牛。」

話沒完兩邊都用勁拉她，手裏的瓷碟便攆落地上，乓的一聲。

「打破什麼了？」媽跑出來問，又說「都出去外邊玩，不要在裏面鬧，這裏零零碎碎多少東西……」

阿乙姐也跳了出來，幫着嚷，「這一羣小猴兒，簡直要拆房子了！出

去玩。她張了兩臂像呂小鷄一樣擺作官。

孩子們跳着跑了出去，婉兒殿後回頭做鬼臉給阿乙姐看。枝兒擲在腰拾地上破瓷片，已經很碎，拚不成一個碟了。她委屈的撮了嘴，媽在右說道，

『看刮破手，不要拾起吧。你也出去玩玩。』

『太太，她還有隻人花鷄呢，也帶着走嗎？』阿乙姐忽然想起一件大
事似的問道。

『不帶走了。』媽淡淡的答。

『媽，我帶大花鷄走。』枝兒決定的說，『把它放在我的小竹籃裏，我自己提着，三叔叔說我可以這樣帶着上船。』

『竹籃子盛不下你的大花鷄，傻孩子。』

「輪船上帶不了活東西，若是帶貓狗還要買票呢。」阿乙姐插嘴道。
「給它也買一張票。」枝兒說。

「像雞這樣小東西還沒有票賣呢，若是你偷偷的帶着，他們查出來還要罰你。」

「什麼？」枝兒問。

「他們把你的雞拿去，把你關起來。」阿乙姐鼻孔好像衝進了蚊子樣的哼了兩聲。

「她還有一屋子雞蛋吧。」媽在收拾東西忽然想到了。

「趁早拿出來吃了吧，那寶貝東西帶起來可麻煩死了。」阿乙姐又出壞主意。

「不，還要留着孵小雞兒呢。」枝兒睜大眼望着媽，她奇怪爲什麼媽

今天倒同阿乙姐一樣心事，不幫着孩子了。

「好孩子要聽話，大花鷄和雞蛋都不能帶，船上人查出來是要拿走的。」媽正容說。

「我不給他們，」枝兒急得臉紅了。

「不給，哼，他們把你也帶走，把你做豬仔賣了，那你就永遠回不得家，你不怕嗎？」

阿乙姐像趁願的說。這回可把枝兒嚇着了，「賣去做豬仔」那倒是真可怕，永遠回不得家，見不了媽，婉兒，青兒，小妹小玉許許多人，還有，四婆也不能見，唉，那更難過了。她愈想愈沒主意，臉上退了紅，漸漸變成青白。

媽似乎看出她的爲難，說道，「孩子腦杓子沒長結實呢，阿乙，少逗

她吧。」說着汎吟了一下，「枝兒，你真不捨得宰你的大花雞也有法子，我看把它送給人吧，你要送給誰，想一想。」

「送給四婆。」枝兒立刻答道。還是媽的心兒靈，這樣子不是什麼難題都沒有了嗎。

「知道一定是送給四婆的，這一離開有得想呢！」媽笑着點頭。

媽說得不錯，四婆喜歡枝兒正如枝兒依戀她一樣。她是上了年紀頭髮差不多都花白的老婆子了，可是還是單人住在祠堂後面的小房子裏。她倒不是常常冷清清的過日子，有時兒子從城裏回來，把一手巾包白花花的洋錢放到四婆懷裏，四婆就買魚肉做許多菜出來，讓枝兒在那裏一同吃。飯後她兒子背了小獵槍上後山打鳥，枝兒就要求跟了去做背袋子檢死鳥的，他們一前一後慢慢的走，走渴了他給她摘一個還青的酸棗或野柿子吃，有

一次還捉了一隻斑鳩給她帶回家去，姊妹們見了都圍着歡叫。

四婆還有個女兒，枝兒叫她意姐，大約也是在城裏有事，她回過來幾次，有一回她帶了一個捉耗子的傢伙來，一天捉到十幾隻耗子，四婆帶這樣連耗子的孫子都得絕種，貓見了都得哭吧。另一回她帶了一包天津雪梨和北京蜜棗來，據說這是專給四婆治咳嗽的；但是四婆吃時也讓枝兒先嚐一口，那是甜得牙根都有些酸軟的東西！

意姐誇過枝兒乖，能陪四婆解悶，送了一個香皂做的洋娃娃給她。那是同小鴨子一樣胖得可愛，滑溜溜的全身都是粉紅色噴香的洋娃娃。她把它放倒床上躺着，青兒和小妹只顧圍到床前不迭的伸手摸它，婉兒姊喝了幾回都不肯走開。那時婉兒特別同枝兒要好，不到一天就做了一件小花衣服給洋娃娃穿上，枝兒看見差不多喜得流淚。

四婆一家都同枝兒要好，連阿乙姐看了都有些眼紅，她冷笑的對媽說，「什麼都在乎有緣法，那扁嘴鴨子似的老婆婆。枝兒會整天跟着她，「臭豬頭會遇到瞌鼻子菩薩」這倒巧呢！」

枝兒也是真的離不開四婆，天天剛吃過早飯就溜到四婆家，給她饅鴨子，饅完趕鴨子下塘，坐到塘邊釣小魚，掏小螃蟹給鴨子食，閒下來便在四婆跟前，給她拿東西，解開亂了的線團，穿針（四婆早就看不見針孔了）。四婆要做菜，她幫到摘根去朽葉子和剝菱筍皮。燒火做飯時替她拉風箱。飯好了不等四婆讓，她早把自己一份碗筷整整齊齊的擺在棹上了，四婆照例笑問，「又吃我的青菜白飯嗎？」枝兒忸怩的一笑，筷子已經拿在手裏了。曾有兩三次，被生人錯認她是四婆的孫女。

有時四婆出去「幫忙」，枝兒祇好在家吃飯，這常被嬸兒學着阿乙姐

的聲調取笑她說，「四婆家裏的飯香，幹嗎又跑回來呢？」大家好像跟着撇嘴的笑，使她難堪。

因此她聽到四婆要出去幫忙，她就抱了腿牽着衣角叫帶她同去，答應了什麼話都聽，四婆沒有法子，只好帶着走。在最近她們倆曾手牽手的走上滿是鳥聲大樹林的山崗，過小河時，四婆脫了鞋還背起她淌水走過對岸。那裏田地原來有許多人蹲着拔東西，戴着新編的黃草帽，遠遠看去，還以為許多路邊菊在風地裏開了花呢。

四婆蹲下像大家一樣拔地裏的東西，枝兒乖乖的就立在旁邊。原來上面看着好像一顆金花菜，根子上都掛着大大小小一球球的花生豆。剛拔出來時一股沙土味和着花生的香，衝得人鼻子都發癢，倒很有意思。撲去泥沙之後，一個個摘下來往籃子裏擲，不多會兒，一籃滿了，四婆捧到大

籃那裏，重新又摘一籃。

直到下了太陽，大家笑嚷着散了，四婆拉了枝兒要走，一個老婆婆趕過來，把一大捧花生都裝進枝兒小圍裙的兩個袋子裏，還問裏面有袋兒沒有。四婆笑着答，「夠了，再裝一些，就成飽肚子臭虫爬不動了。」

四婆還帶枝兒過去幾個地方幫忙，那是更有趣，不過那是夏天的事，記不清了。在她腦子裏，時時彷彿還看見那鮮紅的一球球的荔枝，快垂到地面，隨便抬頭張大嘴就可以咬一個下來。還有那碧綠噴香的蒲桃和蛋黃一樣顏色的黃皮菓，採的人騎在樹枝上，雨點似的掉下那些菓子來，四婆抱了籃子迎接，孩子們歡叫着檢起掉到地上的吃。要走時四婆就叫她提起小圍裙兜着一大捧菓子，她一步一步踱着回去，像隻小水牛一樣！

現在枝兒要去北京了，北京有這樣有趣沒有及她離開四婆要怎樣難

過，在枝兒還沒有想過。四婆呢，一向也沒有提過，祇昨天枝兒替她穿針時，忽然嘆一口氣說，「枝兒，你去了北京，沒有人給我穿針了！」

「你喊我，我就來了。」枝兒坦然答道。

「去了北京就不容易來了！」

「你喊我一定來。青姐姐說北平就在聖堂山後面，坐上船就到了。你站在山頂上大聲叫我，我會聽見的。」

「沒這樣容易，小寶貝！」四婆說完接過針線來，也不做活兒，拉了枝兒的手散步到塘邊看鴨子去。

今早枝兒依了媽的話把一餅乾箱的雞蛋也拿出來捧着，叫阿三給她抱着大花鷄走去四婆家。

進了門，枝兒把手裏的小箱往四婆懷裏放，說，「這都給你。」

阿三笑嘻嘻的擲下花雞就走，一邊說，「四婆，有這許多好東西，可以請客了吧！」

大花雞在地上無聊的打轉兒走，枝兒趕忙抓了一把冷飯酒在地上。她一邊看雞吃，說道，「她還認生，過一會兒就好了。這些蛋都是她生的，你說可以生幾個小雞？」

「一個蛋孵一個小雞，這裏有——」四婆用手指點着箱裏的蛋數道，「一五，一十，十五，加上兩個，這裏有十七個小雞了。」

「唔——。一羣小雞，像絨球樣兒，白的，黑的，黃的在地上跳來跳去，夠多好玩！蹶下來看原來這些絨球都有小腿小腦袋，尖尖的小嘴，珠子似的眼睛。喝水時小頸子一仰一俯可愛極了！枝兒腦子裏浮現日前伯婆家看到的小雞，停了一會兒問道，

「小雞有耳朵沒有？」

「我沒看見過小雞長耳朵的。」

「它怎樣聽見我叫它呢？」她想到前天四婆告訴她的耳朵是管聽東眼是管看東西的。

「這個蛋是白雞黑雞？」枝兒見四婆沒答她，站起來摸着蛋子又問。

「現在看不出來，等孵出小雞纔知道。」

「婉兒姐說小雞會變大雞，這些小雞也會變大雞嗎？」

「好好的喂它就會長大了，像這個雞買來時還沒有這樣大吧？」

「不，很大的，買來那天就下了一個蛋，我檢給媽看，媽說這個雞留着下蛋吧。是那個蛋，我都知道。四婆，你看，這上面擦了紅胭脂的就是。這些蛋上面都叫阿三寫了名子，這是大哥哥，這是大姐姐，這是二

姐，三姐，四姐，阿三說祇要一隻公雞就夠了，別的都丟掉，母雞會下蛋。」枝兒很有趣的一個個指着說，「這孵出來的一點小的雞，下多小的蛋兒呵？哦，我知道，就是那回吃的小鷄子蛋吧。」

「不是，鷄子蛋是鷄子下的。小鷄長大纔下蛋呢。」四婆說着蓋了箱子，放在盛菜的櫃子裏。

「你們明天一定走了嗎？」

「媽說一定走，明天清早舅舅坐船來接，我們去他家玩，晚上纔上火輪船。今晚伯娘還叫我們都去她家吃飯，連阿乙姐和阿三都去，廚房裏就不做飯了。」說到這裏她挨到四婆身上說，「我不喜歡去伯娘家吃飯，婉兒姊說阿齊姐做過倒馬桶的。」

「你們都要去吃嗎？」

「媽說我們都得去，還叫婉兒姊不要胡說。」

四婆沈吟了一會兒說道，「等我今晚送些菜給你們吃。」

過了些時，四婆又拿出昨天沒做的針線出來，坐在靠門檻的矮竹椅上，枝兒挨身站看，看四婆做活計。這老婆婆不作聲的樣子使她記起昨天的談話來。

「四婆，我去過北京沒有呢？」枝兒這樣小年紀的人常會問大人關於自己以前的事。

「怎沒有去過，你還是北京生的呢。我頭一回看見你，你祇懂北京話，還不會說我們的話，現在你大概也不會說北京話了吧。」

「婉兒姐會同媽說北京話；我們都不懂，那話怪好玩的，只打哪嚦。」

「北京話好聽，連皇上也說那樣話。」

「婉兒姐說鼻上住在北京，我們去了讓爹爹帶去看他。他的房子是金子作的，地上鋪的土都是金糠子。靜兒姐說我們同他碰頭的時候，抓起一把土帶回來，就可以買許多東西了。」她一邊用手摸着四婆的頭髮，像四婆平日摸她的一樣，一邊說，「靜兒姐答應給小玉留一半兒，我統統留給你好不好？」

四婆輕輕笑了笑，正欲起身做午飯，阿三來叫枝兒回去見客。

大花雞這時正在小院子太陽下慢吞吞走來走去，地上有的一團滾圓的可愛影子跟着動。

「這隻雞足有三斤吧？」阿三止步看着問。

「還許有三斤半呢。是吃白米飯的雞纔能長得這樣肥！」四婆答。

「這樣又肥又嫩的鷄有錢也買不到呢。」阿三拉着枝兒往外走一面笑說，「你們年底團年不用買雞了，可惜我走了沾不着光。」

吃過午飯，媽帶了孩子們到各親友家辭行，一家吃一碗茶，不覺趕到掌燈時方回家。

伯娘家早就打發阿齊姐來催請幾次了。

那裏菜真不少，盤子擠碗兒，滿滿的擺了一大圓棹。孩子們肘子碰肘子的嚷着要魚要肉，伯娘同媽的兩雙筷子飛來飛去的挾菜，正在吃得熱鬧，忽然阿齊姐喊四婆送菜來了。

四婆笑嘻嘻的早走進來，打開提籃，捧出兩個大碗往棹上送，說道，「本來打算多做兩個菜送來的，可惜來不及了。這鄉下菜，沒什麼吃頭，不過也算盡我一點心思。」

她說完走到枝兒後面問道，「你今兒下午跟媽媽出去拜客了吧，好半天沒到我家去。」

枝兒微笑點頭。媽口裏稱謝四婆，伯娘就湊趣道，

「四婆真是破費得很，這一碗紅燒大頭魚就花錢不少了，還有那一大盤也得幸兩隻肥鷄吧。」

四婆一面謙虛笑着走了出去，阿乙姐見她走後，在旁低聲冷笑道，「倒是這碗魚得花好幾毛錢，那盤鷄還不是咱們家送去的。阿三可趁顧了，早上叫他送去，他只嚙嚙呢！」

難道真的殺了那隻大花鷄了嗎？四婆一向是非常好的人，絕不會做出這樣事來吧？不過阿乙姐這時像贏了牌九那樣咧開嘴笑，大家又都說這鷄肉嫩得好。

「真的四婆宰了花雞兒了嗎？」枝兒忍不住回頭問阿乙姐。

「傻姑兒，快吃吧，吃到肚子裏倒是真的帶走了！」阿乙姐立刻笑答。

本來枝兒已經滿眼含了淚，喉嚨那一陣陣酸澀，咽不下東西了。聽到這句答話，她的筷子落掉地上，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孩子們見她哭出聲來，大家卻同時望着她笑，阿乙姐檢起掉地的筷子給她，臉上笑得更得意。

枝兒無論怎說不肯接過筷子來，她只低頭嗚嗚的哭，媽看不過，走過來替她檫淚，哄道：「不要哭，不要哭，枝兒是頂乖頂聽話的，聽媽的話，好好的吃飯，媽更疼你……。」

枝兒漲紅了臉，還是不肯吃飯。她索性閉了眼哭，只望見那隻花婆雞

滿身濺了鮮血，慢宕宕的一步一跌的變了一大團黑東西，可怕極了。

『不想吃飯就別吃吧，存了食反不好。』媽見孩子仍舊不接襪子，所以也不逼她，還說，『好，下地同阿乙姐回家睡去吧。』

『不，我要去問一問四婆。』枝兒忽然決心的答，一邊跳下椅子就要去。

媽連忙拉住說，『這不許去問四婆，傻孩子。』

『不好意思的，』伯娘笑着望阿乙道，『都是阿乙姐多嘴惹的禍，你還不快哄好了她，讓你家太太吃飯。』

『是非都爲多開口。』阿乙姐嘆了口氣笑着抱起枝兒，說，『乖姑兒，饒了我吧，我們回家做甜茶吃去，吃飽了睡覺。』

枝兒見是阿乙來抱，掙脫不了，心裏更加着惱，又不明白媽爲什麼不

許她去問四婆，却打發阿乙姐餓她去睡，真是委屈極了。

她一路依然嗚嗚的伏在阿乙姐肩上哭個不迭。

阿齊姐她們看着都嘆說，「看不出這孩子平常那麼乖，也會發這麼大脾氣！」

小
蛤
蟆

小蛤蟆睜開眼一望，前邊一片水靛靛的閃着亮光，知道這是不下雨了，他縱身一跳，出了潮濕的窩兒，蹣在地上。

『寶貝，你要上那兒玩去？』母蛤蟆伸頭水上喚住問道：『不要走遠了，再遇着那兩條腿的大妖怪可了不得，昨天險些給他蹣一下，差點沒把我嚇死！』

『不要緊，媽媽，我跳得多快，還怕躲不了他嗎？』小的答道。

『可是，寶貝，你知道我們跳多少步纔夠他一步呀！碰他的大脚一下，就是死不了也要成了殘廢，一輩子只好蹣在一個地方等餓死，多苦！』

『唔——』小蛤蟆做出很懂事的樣子來，他說，『媽媽也知道總拘在一個地方是苦了！可是媽媽老是不讓我出窩兒走走，天天光吃死了的臭了的東西，吃得我差不多要吐，也該弄點新鮮的東西吃吃。趁今天不下

爾，出去撒撒心，明天說不定又下雨，活的蚊子蚊子就不出來了。」

母蛤蟻見說不過兒子，跳到草上笑阻他道，「原來我的寶貝吃膩了家裏的東西，怎不早些說呢，媽媽也可以弄些新鮮的回來。」

「我出去弄還不一樣嗎？現在我也長大，該在外面見識見識了。昨天隔壁的大哥還說過世上活的東西像過江過海的魚蝦，到了地上喘不過氣來就會悶死，地上跑得很快的耗子和貓狗，掉到水裏咕咚咕咚喝幾口水，肚子一漲，也就要淹死；祇有我們蛤蟻，進水裏像魚蝦一樣活潑自在，跳上陸地呢，也和貓狗一般吃喝玩鬧。這樣看來，我們真是世上頂能幹的活東西了。哼，就是你怕的那兩脚的大妖怪未必比得上我們吧。幾時看見他們跑進水裏來過，若是掉到水裏還許同耗子一樣淹死呢。光是身子大會怎樣！」說着他的小鼻孔出了兩下氣，嚇得一隻小蚊子亂飛。

「小孩子見識少不要胡說亂道，」母親趕緊打住說，「可別小看了兩腳的妖怪，他們是多麼神通廣大呀！別說你這樣小小年紀，就是老公公都十分佩服他們。你想他們不能下水嗎？老公公親眼看見過他們從那大到看不見邊的海裏捉到很多大魚，有時他們把地上的窩兒放在水上浮來盪去的玩耍，有一次他還望見他們跳下水去玩了多時，出來換了一套乾的皮，又在地上走來走去玩了。」

「真的這樣能幹？」小的遲疑的問。

「老公公說的那會有假話！」大的鄭重的嘆息了一聲往下說道，「唔從前古時候有個頂能幹的蛤蟆，不知怎樣修煉得了道，變成了兩腳的大妖怪了。他留下話告訴大家說，我們同兩腳的妖怪有許多地方像得很，第一，他們身上光溜溜的不長毛正同我們一樣，他們的兩條走道的腿同我

們後腿一樣比前面的兩條長些，腿的上頭是軟軟的胖肚兒，肚兒上還有兩條短些的腿，再上面就是臉，臉上有嘴，鼻子，眼睛，耳朵，都和我們一個樣兒。『母蛤蟆一邊說一邊半抬身子指着自己身上各部分說明，聲音却十分莊重，小蛤蟆目不轉睛的望着牠往下說，『看來也祇有我們像他們，譬如水裏的魚蝦蛤蟹吧，那是頭那是腳都分不清，身上還長了腥臭滑溜的鱗片，或是硬硬的壳子，同兩腳的妖怪一些不像，不用提了；地上走的貓狗吧，一張毛毛的臉兒，雖然也有眼睛，鼻子，嘴，可是天冷天熱都披着厚厚的毛皮，後面還拖着一條妖怪尾巴，這樣子夠多醜啊。天上飛的鳥兒長滿一身毛不用說，好好的脚却變成一雙怪翅膀，水裏陸裏多少空地方不搭窩兒，倒喜歡爬那高得可怕的樹枝上，刮一回風我倒替他們擔一回心呢。』

她說到這裏，很覺得意。一邊微微抬起身子作樣子說，「瞧，祇要我們後腿支得起來，不要心急只管跳着走，心平氣和的像這樣慢慢的搖搖擺擺的走起來就都和他們一樣了。」

說得高興，她挺起胖肚子，一扭一扭的顛顛着，居然走了兩步才跌倒了。好在身下都是些軟草。

小蛤蟆聽得入神，原來還有這許多的奇妙道理，自己這麼小的身體却能修煉成那兩脚妖怪那麼大，這是多麼可驚可喜的事？

一會兒他低頭望到自己四條腿，忽然問道，「可是，他若果我們學他們祇用兩條腿走道，一定很累吧？」

「他們那裏用着多走路，只須鑽進一個大東西裏，就要上那壁，那東西就拉他倆去呀。這也是老公公親眼見過的。我真納悶，他們怎會想出許多

奇奇怪怪的好法子玩！」

這更妙得出奇了，連走路都不用腳！原來做了兩腳的妖怪還可以使喚別的東西。蛤蟆雖是水陸都住得，可是連一條小魚都支使不動，還說什麼大些的東西嗎？他愈聽愈加羨慕兩腳的妖怪了。

「老公公知道怎樣修練才會變成兩腳妖怪嗎？」他問。

「他大概不知道，可是他提過修練不是容易的事，第一得有好骨子，第二纔是修練法子，第三還得有耐性。他說他自己骨子不十分強，所以灰心了。」母親說着忽然得意起來，說，「寶貝，老公公說你的骨子頂好，他若有這樣骨子早就得道了。」

小蛤蟆聽到這裏喜歡得膨起小肚子一高一低的叫起來。

「寶貝的聲音多麼好呀，自然骨子是頂好的了！」母親說到兒子好

處，不覺高興得也一起一伏的跟着唱。

唱過了一會兒，覺得渴了，就在近傍水坑喝水找尋零碎可口東西吃，母親想到窩裏幾個小的要找她，囑咐了兒子不要上遠處玩，便跳水裏去。

小坑裏碧綠的水映着天上雪白的一團雲彩，躡在裏頭睡一個覺多麼涼意，坑的周圍滿了嫩軟的細草，醒來跳上去捉小蚱蜢吃夠多舒服。小蛤蟆一邊吃水裏蟲子一邊想不覺吃了許多，小肚子漲得着水都覺得吃力，他一縱身跳到細草上，閉了眼俯伏着歇息。

剛閉上眼，就想到做兩脚妖怪多麼好，連走路都可以不用脚。自己怎樣纔能得道變成他們一樣，怎樣找到一個兩脚妖怪告訴這修練法子就好了。想到這事心裏不免卜卜的又急又喜的跳，正在這當兒，忽然遠遠的一隻蜜蜂嗡嗡的叫着飛過來。

「喂，蜂大哥，有什麼好消息嗎？」小蛤蟆聽蜜蜂叫喚得高興知道必有有趣的事發生了。

「有一件奇怪的新聞，」蜜蜂答。因蜂身上有刺，蛤蟆向來敬畏，他因此倒結了朋友。

小蛤蟆趕緊點頭招呼他下來，蜂便輕輕落在草上。

「這事說來實在奇怪！我們鄰居一羣蜜蜂幾天不見了嗎？我們都說一定給什麼東西吃了或是迷了路回不了家了，大家難過了好多時，後來頭兒就叫我們幾個分頭去尋找他們，去了許多地方好不容易才找着他們，原來他們住在兩腳妖怪搭的窩兒裏，叫他們回家都不肯回了。他們還要把我留下，我却拚命的飛回來報信。」

「兩腳妖怪沒有吃他們，還給他們搭窩兒，他們住在他的窩裏還不肯

回家，真是奇怪！」小蛤蟆說。

「還有奇怪的呢。他們并不用兩腳妖怪管着，大家都勤快的做工，那頭兒還只央我給領一些同伴去那裏過活，我捨不得家，所以逃了。」蜜蜂說完便要飛走，小蛤蟆急止住他問：

「再歇一會兒，我要問你話呢。你見過那裏的兩腳妖怪沒有？他待你們怎樣？」

「『窺見了幾回，他像很和氣的，住在那裏的蜜蜂都說他很好，不但沒有欺負他們一回，還弄來許多鮮花讓他們採。』」

小蛤蟆顫聲的把自己想見兩腳妖怪的心事說了，隨後又把媽媽告訴的話也略略的說了些。

蜜蜂十分羨慕他，也樂得成全他的大志，於是詳細的告訴他怎

樣沿了面前的小河一直走，走到盡頭，跳上有一大堆到天黑開黃花的待月草，穿過草堆，有幾株大樹，上了樹就可以看見那和氣的兩脚妖怪。

小蛤蟆聽完歡喜得跳躍亂叫，一霎時便跳進小河去了。

鼓着一腔信心與希望，他在河裏游泳得很快，河裏新奇景致，引不了他流連，水上飛來竄去的虫魚，動不了他的食慾，偶爾渴了就喝幾口水，餓了也隨便抓着迎面來的小蛤蚧魚充餓，他一心想着快快到了河的盡頭，直游得四肢有些酸乏，可是見了河的盡頭，立刻不覺得疲勞了。

他連忙跳上堤子，果然就看見一大堆還沒有開的黃色待月花，迎着風一朵朵向他點頭，好像恭喜他。

小蛤蟆心下高興，跳得更加輕快了，穿過草堆，在不遠地方果見有兩三棵大樹。對着大樹，有一座四方的風吹都不動的大東西，上面有幾個大

窟窿露出光來，他想這個大約就是蜜蜂說的兩腳妖怪的窩兒了。

他跳到大樹根前，縱身跳上一棵斜斜的樹幹上，再慢慢的一小步一小步跳上去。跳了一會兒，忽然望見旁邊樹枝上有兩隻小麻雀蹲着，兩隻滾圓的小眼衝着他溜來轉去，似乎笑話他上得吃力。

小蛤蟆倒也不動氣，反而笑向麻雀說，「我倒可憐你，長了一身怪毛，一對怪翅膀，只好一輩子冒險住在樹上，刮一場大風，倒替你愁死！那像我可以有變成兩腳妖怪的體面呀。」

又爬了一會，他累了。平常都是跳着或泳着走的，誰耐煩慢慢的爬呢。不過這次不比平常，是抱着大心願來的！

小蛤蟆想到高興處，還振作精神往上爬，忽然幾個蒼蠅嚷着飛過他張嘴隨迎隨即吞了，葉陰處有兩隻大蚊子趕來要咬他的樣子，他看好

了，不說不忙張嘴呼一口氣，蚊子都落在他的口裏。

到了一堆翠綠得同他皮子差不多顏色的葉子底，他仔細的四面一望原來葉子當中藏了一個一個黃得同待月花一樣的圓球兒。從葉子的這一邊望出去是一片草地，上面有各種顏色的花朵，那一邊望出去，就是那座地方的，穩穩的大東西，他想那裏頭一定裝着他想見的兩脚妖怪吧。

「且別慌，先得想一想見了他的時候怎樣打招呼……」小給蠕蠕制住歡喜的心跳自語道，「一定得想好了再叫出來，叫錯了他怕要生氣的。」

「唔，唔，唔，平常大家都喜歡誇獎自己個子大，力量大，比什麼都能幹，能治服一切東西……」他心口相商了一會兒，這樣說也許不致弄出什麼錯兒來，可是很後悔早先沒同媽媽商量商量，牠說出來的話多好听呀。

「我說，比什麼都大的，都能幹的，神通廣大的兩脚妖怪。」

他謹慎謹慎的在肚裏念一遍。忽然想起這兩脚的妖怪好像是個花號，說出來未免不大恭敬，想了多少個別的字眼都不大合適，末了忽然想到應當顯出親熱要好的意思，「我的好爺爺」是再好沒有的稱謂了。

又跳上一枝，就高了許多，距那座大東西更近了些，看得很清楚了。裏面果然裝着個披了一身白皮的兩脚妖怪。

他又驚又喜的往前望，不期驚喜過度身子反抖擻起來，方才預備的稱呼忘得乾乾淨淨，只呆呆的往前看。

窩裏的兩脚妖怪，支直了胸膛，挺了肚子，搖搖擺擺慢吞吞的走來走去自己玩，他上邊的爪子抓了一個圓圓的黃球兒，一會播弄着一會兒送到嘴裏咬。

小蛤蟆忽看到自己身旁就有那樣黃色的圓球兒，就伸頭過去咬一口，

沒想到這一口可把他害苦了。眼睛酸得只流水，大嘴裏好像被什麼戳穿了一樣，又麻痺又疼痛，張了不是，閉了也不適。

恐怕呻吟被對面聽見，祇好低低的叫苦。他奇怪為何兩脚妖怪許多好東西不吃，却吃這樣難吃的，終于他忽然明白過來，自語道，「許是能吃這樣難吃東西纔成了那樣偉大能幹呢，老公公不是常常教我們不要搶好吃的自己吃嗎？」

想到回去後把這件事告訴媽媽，她得怎樣驚訝；將來弟弟妹妹嘴饞囉囉媽媽時，自己就把這件事講給他們聽，這是親眼看見的呵。

那大妖怪忽然蹲在一件東西上，把兩條腿垂下來，似乎在歇息的樣子。小蛤蟆想這是一個向他打招呼的好機會了，於是他疑神閉氣的伸頭葉子上，很溫和的叫道。

「喂，你比什麼都偉大的，都能幹的神通廣大的，治服一切的好爺爺……」

連說兩遍那大妖怪並不動一動，大約是睡着了。小蛤蟆只好耐着煩等到他醒來再說，伏在樹上一會兒覺得肚子有些空空的样子，他衝着近旁的一羣蚊子呵了幾口氣，蚊子紛紛都落到他的大嘴裏去，又隨意吃了幾條爬在枝上的蝨葉蟲，因為方才受了兩脚妖怪的威化，這些的枝上雖有幾隻鮮味的青蠶和兩三個脆皮的草蚤，他沒在意。

吃飽了，仍然蹯在枝上，涼風送過一陣陣水草的青翠香味，使他想起窩裏的快活，媽媽爸爸弟弟妹妹都圍在一塊，這早晚也許正在分吃一隻異味的蝦蟆一條死魚，吃過後媽媽跟着爸爸一高一低的唱，孩子們繞着圍跳着玩耍。

他抬頭望着天上一片一片的像花那麼好看顏色的雲朵正在那裏慢慢的飄來飄去。這像是在水坑面上見過一次的美景，媽媽最喜歡這些顏色了。可惜她不會來。若來了豈不要喜歡得像上回那樣大唱。想到了媽，他又想到回去告訴她怎樣怎樣來到這個地方，她聽了該當如何的驚奇，起先或是不相信，經詳細剖明了後，她要弄得撲着自己狂叫……怎樣向別的蛤蟆誇嘴。他們都來恭維要好等等他恨不得立刻就問了那兩脚妖怪，好趕緊回家去。

他又恭恭敬敬的照方才樣子說了一套招呼的話，對面還是一樣不作理會。這一次有些心急了，他跳到近一些的枝上，照樣說了兩遍，仍不見回話，他纔有些疑心，伸了頭仔細的望過去。

那大妖怪原來並沒睡着，眼睛大睜着不知在看一樣什麼東西，口裏唧唧的不知唱着什麼，兩條腿輕輕的搖擺着。他的頭上有幾個大蒼蠅飛

着亂飛，作出像圍了臭坑子尋蟲吃的討厭樣子，大腿上又有兩隻長腿細足的蚊子，將嘴裏的長針狠狠的戳進肥白的肉裏，活像叮一隻臭氣薰天的死耗子一樣的醜態。

小蛤蟆實在看不過眼，叫道：

「喂，不快呵口氣吞腿上那些鬼蚊子！頭上的蒼蠅，夠多可惡，雖然沒什麼味兒，吃了倒省得討厭。」

蚊子在大妖怪的腿上抽了許多血，腿肉上便有十幾處一塊一塊的發紅腫漲，蚊子還不知足，隨着又在別處肉上只管叮，比方才的樣子還來得狠毒醜惡，把小蛤蟆看得心中冒火，嚷道：

「這樣可惡的蚊子，不吃也該打死他們哪！」

大妖怪好像纔曉得，伸出他的大爪子亂抓亂搔自己的腿，肉上給蚊子

叮過的地方更加紅腫起來。一會兒他跳起來像生了氣，四圍找蚊子打，可是蚊子往天花板上躲，他便找不着了，末了他東張西望了一會兒，奈何不得蚊子，只蹶下拚命的搔自己的大腿，好像藉此出一出怨憤之氣。那些蚊子却舒舒服服的窩在天花板上得意洋洋的望着他。

「讓我來收拾這一羣鬼蚊子！」小蛤蟆義憤填胸的叫了一聲，縱身跳進那座大東西裏去。望了望祇有大妖怪距那些蚊子最近，他想祇須爬到他的肩上呵幾口大氣，蚊子便可以都掉下來。他隨即縱身一跳。

不想大妖怪見他跳近身前，便一聲連聲的叫喊着只顧躲他，他的兩隻大腿顫動得可憐。小蛤蟆向前跳一步，他抖擻着不知往那面退一步好，只管無主的呀呀的啞着聲喊，那又默又無用的神氣差些沒把小蛤蟆肚皮氣破。

「連我都怕得這樣？」小蛤蟆氣極了叫道，「原來白長這麼大個子，

笨得可憐呀！」他憤憤的說着，一縱身便跳回樹枝上，偶爾回頭望了大妖怪一眼，却見他嘻嘻着嘴笑向樹看，好像得了救似的快意。

「我沒有那麼傻，還要你做你這樣的笨東西！」小蛤蟆自語着很不屑的瞪了他一眼，啞了一聲，溜下了樹，由待日草堆跳到小河裏，水面上風光，他也沒心理會，只亟趕快游回家去見媽媽，出來了好半天，她一定找苦了吧。

游了一半的路，忽然前面來了一隻大蛤蟆，一看正是媽媽，他急叫道。

「媽，我去看了兩脚妖怪來了，他連蒼蠅蚊子都打不過。蚊子咬他，好像吃一隻死耗子那麼容易，誰說他神通廣大，原來祇是身個兒大，說嚇嚇那些沒見過事面的東西罷了。」他急急的說完又笑道，「最可笑的是

見了我都嚇得直躲。」

媽姑游到他跟前同他伏在水底休息，聽了卻是一些不存心的樣子，緩緩答道：「寶貝，你那裏懂得這些道理。老公公會說過兩腳妖怪的最難學到的道行是寧可自己受些苦，叫別的東西快活快活，寶貝，我們呀做不到就不要胡猜亂說，冤枉了人家。」

「你沒有看見他那森相呢，那裏是什麼道行：那妖怪簡直差些沒把我氣死！」小蛤蟆愈說愈急，講一字差不多要跳一下。

「算了，算了，用得着急成這樣？」母親倒笑了，催道：「你該餓了，這水裏沒什麼可口的東西，還是趕回家去吃飯吧。」

母親說完帶着兒子游水。小蛤蟆看見盡處一片玫瑰紅光的水面上浮着媽媽碧綠色的圓圓凸起的背脊，可愛極了。（一九二八年夏日於房州）

鳳

凰

吃過中飯，看着姊姊們挾了書包都走了，爹爹上了車，媽媽換了衣服也出了門，上房便靜悄悄不見個人影兒，祇有老黑貓圍在軟椅上曬太陽，嗚嗚打呼。

枝兒懶懶的踱到偏院，祇見張媽獨自坐在床上板起面孔在那裏縫衣服，那個愛說話的王媽却跟媽出了門了。無聊的挨着房門立了一會兒，張媽仍舊不作一聲，這時天井中忽有一隻黑鳥飛過，隱隱的叫了幾聲便停在大樹上。

「這隻的鳥叫什麼名字，張媽？」枝兒問。

「誰知道！左不過是老鴉喜鵲肥咧。」

「你來看看，張媽，它嘴裏還咬着一隻小炸蠶。」

「沒工夫，你媽要我趕緊做衣服呢！」張媽連頭都不轉一轉，不耐煩

的答道。

樹上的黑鳥看了一會兒也就沒什麼可看了。枝兒踏進房內走了一圈，忽見桌上放着一個吃賸的飽子，便牠想起小黃兒來。

『我拿這個去餵小黃兒吧？』她帶笑央求着道。她曉得張媽是不愛養狗的。

張媽這纔微微轉過臉來，睜了一睜那半個飽子，有氣無力的答道：『拿去吧。』

枝兒聽說立刻拿了飽子，跑出房門，高聲喊起『小黃兒，黃兒黃！』

『喂，我說，』張媽忽然有了氣力大聲說話了，『不要跑去門房，太太有話不準跟當差的上街胡竄，知道吧？』

枝兒隔窗高聲答應了，回身便跳出偏院，口裏還喊着小黃兒。

近來在家裏除了抽屜內躺着扭歪了頸子的洋娃娃之外，小黃兒算是枝兒唯一的伙伴了，大人們誰也沒工夫睬她，三個阿姊上了學堂之後也就口白聲聲笑話她小孩子不屑理她了。小黃兒原是人家新送來的叭兒狗，它好像也明白只有枝兒肯同它玩，每次當牠喊着它的名子，不一會兒便見它縱着靈活的身子，搖着尾巴一步一跳的迎面跑來。枝兒照例把手裏的食物故意舉得高高的一直往前跑，哄小黃兒喘着氣跟着跳。她有時間身站住，讓小黃兒站起來作揖打躬，伸出爪子來求討，他們倆個這樣玩，每每從前院到後院，由後院轉出後花園，種種把戲玩過了，小黃兒目的物纔到了口，可是，它常常還跟着她後面走半天。

今天喊了好一會兒，前後院都走遍了，還不見小黃兒出來。跑進後園叫了一週，仍然不見，她已有些厭倦了，忽然花窰後有一隻小狗跑進來，

她就將飽子拋過去。

她順步走到花窰後，想看一看花匠在那裏做什麼，纔拐了灣，忽見那邊的小後門開了。這是誰開的呢？婉兒靜兒要求過幾次都沒開成功，今天却是誰那麼能幹居然開了這門。

真是不可多得的機會，枝兒想到就趕緊探頭小門外張一張，呵呀，門外實在熱鬧有趣呢！

路上着實有意思：看呵——吱吱叫喚着推過的是水車，嗚嗚嗚——嗚——吹着長喇叭擔着盒子過的是賣什麼的呢？那是花花綠綠的糖菓車子，那是一担青杏和糖漿。可是這邊來的老頭兒背着什麼來了呢？他手裏敲着一面小鑼，一羣孩子跟着那鑼，鑼，鑼的聲音走。

老頭兒走到一棵大樹下就放下背上插滿小玩藝兒的小櫃子，拿出小板

凳來坐好，手上的小鑼已經不敲了，可是此時孩子們愈聚愈多，團團的把他圍起來。

到底他們玩什麼呢？快去瞧一瞧呵！枝兒一縱身便跑過去往孩子們裏面鑽，很容易纔擠進去了。

原來老頭兒在那裏捏東西玩，這倒有玩頭。他的小櫃子上插着各樣的小玩藝兒，有花花綠綠穿着戲裝的花旦，武生，有碧翠的小西瓜，有帶着紅冠的大公雞，有雪白的水鴨子，還有幾樣說不出名子來的好玩東西，真看不過來呵！這時老頭兒已經動手捏東西了。

孩子的眼都聚集在老頭兒手上一塊黃蜜色的麵。這做什麼呢？一撕作兩，一大一小，却又連在一起。

「嘻嘻，嘻嘻，要做什麼？」兩個穿花衣服的孩子睜大眼睛咧着嘴念道。

「猜猜看！」老頭兒拿袖子擦了擦他通紅的大鼻子，眼皮也不抬，仍舊做下去。

「有頭，有身子，有手，」不知誰高聲的念道，「有腳。鼻子眼睛呢？」

「有鼻子有眼，我曉得，這是個小娃娃吧！」一個很得意的聲音叫道。

「小娃娃的嘴攔得這樣高多難看，身上也不會長出毛來呀。」老頭兒忙忙用竹籤弄着一邊說。

「我知道，是個小毛猴兒！」一個孩子急喊道。

「做個「猴拉屎」吧？」不知那個搭這話。

「噁死了！」一個女孩子尖聲喊道。大家便很得意又起來。

老頭兒總不作聲，又担起一塊紅白色的麵，把猴兒的雙手拉起來捧着它。

「猴兒偷桃吃？」

「這是孫行者偷蟠桃，大鬧天宮。」老頭兒緩緩的說，拿彩筆着意的描。

「這個我要！」一個小姑娘高聲喊。

「我要！」一個男孩子伸手先去奪。

「八個銅子。」老頭兒說。錢交過來就交了貨。

那男孩子拿了猴兒，高高的舉着跳出人圈子回家去了。真可惜，大家還沒得工夫細細的看一看呢！孩子們都回過頭來狠狠的望着那跑走了的男孩，那先說了要的小姑娘這時差不多要哭出來，眼睛裏是水汪汪的。

「沒有黃麵了，捏個別的東西吧？」

「不，我要那個猴兒。」小姑娘快要流淚了，旁邊的孩子就代出主意道。

「捏個紅猴兒。」

「不是樣兒！只有「紅孩兒」，那有紅猴兒的。」老頭摸着鬍子沈吟說。

「我不要紅猴兒……」小姑娘顫聲叫。

「姑兒別急，有許多東西比猴兒好看的呢。你想想捏個什麼好，鳥兒狗兒貓兒我都能捏出來，不好看算我的。」

「還是鳥兒精緻些，」一個嫻嫩聲說。

「那末，捏個老鴿！」一個頑皮孩子笑嚷。

「老鴉漆黑的，難看死啦！我不要。我要捏個頂好看的鳥兒，身上長着各式各樣好看的毛的。」

「那末，捏一隻鳳凰，包管對你的心。」老頭兒說完就把面前幾個小抽屜都打開，他匆匆在這邊揪一塊紅的麵，那邊揪一塊綠的麵，還有藍的黑的白的「霎時都揪出來，一隻手飛來飛去不知弄了多少塊顏色麵了，湊到一齊又把它分開，只見用過竹鬚子剔弄又用彩筆描畫，不多會兒，真^畢的做出一個花花綠綠的拖着長尾巴的鳥兒來。

「不好看算我的！」老頭兒擲下點眼睛的黑筆，得意的歪頭看一看，又用銼子在鳥的頭上捏出一個鮮紅的冠子。

加上個冠子更出色了，若不是親眼看着他拿各樣顏色麵捏出來的，誰不相信這是天上打發下來的神鳥呢！孩子們正在咧開嘴欣賞着，那小姑娘

惟恐再失掉機會，趕緊把錢遞過去，把麵烏奪過來。

「別跑呵，讓我們也看一看，沒人搶你的。」

小姑娘見旁邊許多孩子這樣喊，只好高高舉起來站住。

越細看越好看，滿身華麗的羽毛不說了，還有那長尾巴，像一把花摺扇一樣打開了，那小黃嘴，小紅冠兒，襯上漆黑的小眼睛，咳，真真可愛！

枝兒與大家正望着嘖嘖的讚賞，那老頭兒開口道，「誰還要做？」

同時有三個聲音叫道：我要。枝兒也喊了。

「要三個嗎？好，我一齊做三個出來。」老頭兒說完把發光的小眼睛擦了擦。他的手像變戲法的樣子，一霎時紅的綠的黑的白的麵塊都捏到手裏，錢子銖子如飛的動作，誰的眼跟得上他的手那麼快呢？不一會兒，果

然捏出三隻一模一樣可愛的鳥兒。

「誰要？快來拿！」老頭兒微笑舉起來示意。

「我說要的！」兩個孩子歡叫着把錢數了交過去，就把麵鳥奪過來。

「這個我要的！」枝兒連忙擠向前面喘着氣伸出手來接。

「錢呢，小姑兒？八個子一隻。」老頭兒見她手裏沒錢就板起臉說。

枝兒退時才知口袋空空的拿不出錢來，臉上急得通紅，可是她說，

「媽出門了，等媽回來給錢。」

「家裏有老媽媽和當差的可以要錢的吧？」老頭說。

「媽說過不準跟他們要錢花。媽回來我一定跟媽要來給你。」枝兒顫

聲的央求，眼看拿不出錢來，那個可愛的寶物就不能到手，她真急壞了。

老頭兒還沒有答話，祇緊緊捏着那麵鳥不放，這時站在枝兒背後穿黑

背心的男人已掏出錢來遞過去，說道：『小姑娘，我給你買了吧。』說着他把那麵烏放到枝兒手裏。

枝兒趕緊接着，也不知向那人說什麼好，說謝謝吧，那是陌生的

人，怎好意思開口呢？她忍着紅了臉低頭站住。

這時老頭兒已經把櫃子背起來，敲着小鑼去了。那羣孩子有散的，有跟着走的。

『你幾歲，叫什麼名字？』那人拉起枝兒的手笑和和的一邊走一邊問。

『六歲，叫枝兒。』枝兒答，她不知不覺跟着這人走。

『家住在那裏是不是？那個小門是後園門吧，總不見開的。』那人回手指枝兒出來的後門道。

「對了，常常鎖起來的。今天恰巧開了，我打那裏跑出來玩，誰都不知道。」枝兒說到這裏，自覺很得意，心想「會兒跑回家去告訴婉兒她們在這裏看到什麼，夠多有趣，這手裏的麵烏也夠她們眼紅了吧！」

他們領着手一邊走一邊說話，他很親熱的摸着她的小辮子，誇美她的頭髮，又打聽她家裏有什麼人，爹爹做什麼事。

枝兒都據實告訴了，但提到爹爹做什麼事，她祇能說出他每天早起出門辦公事，中午回家吃飯，吃過飯連忙又得去——直等到姊姊們下了學纔又回家，大家都坐在一齊吃點心，有時媽還做咖啡或是蔻蔻茶。

說着不覺已經走出胡同口，另轉一條小街。那人從口袋掏出一把花生仁笑迷迷的讓枝兒吃。

「媽不叫在外邊吃東西的。」

「吃幾個不要緊，媽又不存眼。」

花生仁香味的引誘力到底比什麼都大，枝兒伸手接過來。

吃着噴香的花生，拿着頂愛的玩物，枝兒此時快活極了，已經看不見那小門，更想不起回家的事了。

「你有沒有好朋友？」那人問道。

「什麼是好朋友？」

「好朋友就是頂喜歡你，頂喜歡同你玩的人。」

「媽媽是我的好朋友。」

「媽媽是媽媽，不能算好朋友。她也沒有閒空陪你玩耍，你還有許多姊姊呢。」

「婉兒姊沒上學的時候，我們天天一起玩，上學堂，她就無理我。」

了，她同靜姊姊常常藏在一起玩，我走去，她儂就叫我走開。」

「你可憐得很，我做你的好朋友吧！我頂喜歡同你玩了。」

枝兒在家裏原是悶得慌，那裏有人同她說這種親熱話，她喜歡得不知怎樣好，祇覺得快活得快要流出淚來。

「你喜歡我做你的好朋友嗎？」那人見枝兒默默出神望着他，笑問道。

「你是我的好朋友！」枝兒還有些不好意思的答道。

「往後你就叫我好朋友吧。」那人很快活的笑着拍枝兒的背說。

說着說着，轉彎扶角的已經走出小街，那人問道，「你看見過真的這樣的鳳凰沒有？」

他見枝兒搖頭，接下說道，「我帶你看去，我家裏有一隻，可比這雞

捏的好看多了！」

「真的嗎？」枝兒驚喜的喊，「真的有多大？你帶我瞧瞧去。」

「哼，真的風風比你還要高一點，那把尾巴張開了像一棵小樹一樣大，上邊的毛可比這假的美得多了。你想想，我就帶你去，可是你得乖乖的跟我走路，不要一會兒又吵着要回家。聽明白沒有？」那好朋友滿面帶笑又說，「因為你是我的好朋友，我纔帶你看呢，別的小孩央求我多少回，我都没答應。」

「我是家裏頂乖頂聽話的，那個姊姊比不上我，張媽常常說。好朋友，你帶我上你家去。」枝兒央求道。

好朋友滿口答應了。又轉了一個灣便是大街，過路上的是許許多多新奇東西，真叫人忙不過來看！叮叮噹噹走過去是洒水的大車，噹，噹……

飛似的穿過去的汽車，那一長隊穿着黃褂褂，帽上掛一大球繩子，吹着喇叭打着鼓走過的是什麼人呢？這邊那邊窗戶內擺着奇奇怪怪許多物件都是什麼用的呢？那些人們都是忙忙碌碌的走路，毫不要看，也真奇怪呵！

最使枝兒快活的是好朋友真好，他凡問必答，他是什麼都懂得，永遠沒說過一句『誰知道！』或是『打破沙鍋問到底！』

說着話不一會兒已走完一條大街，走進一個大門洞，車馬行人來來往往的很多，據說這是城門洞，晚上等城裏的人都睡了覺就把它關起來。

城門洞外面有一條嘩嘩流着水的河，這一邊有幾隻大船停着，那邊有幾個小船撐來撐去，那些船祇有洗面盆那樣大小，可惜看不清楚那撐船的是多大的人兒，也許都是小娃娃吧。

『小娃娃那能撐得動船呢！船走遠了就顯得小了。』好朋友給她解說道。

河上有條長橋，上邊走來七八個毛茸茸黃色的像馬比馬大腰背駝腫的東西，後面有兩個滿面灰黑，穿得破爛像要飯樣子的人趕着走。阿呀，走近前去，真嚇死人呢，那東西比馬難看得多，那長長的毛腿，提起來踢一下。可了不得！

怕，怕，枝兒心跳得很，拚命的緊握住好朋友的手，往橋的一旁躲。好朋友一手扶着她的肩，一手遮着她的眼，囑咐她不要怕，這是駱駝，有好朋友在身邊，什麼東西都不用怕，他敢打駱駝，若是它咬人。

提心吊胆連眼都不敢睜的走過了橋，耳邊聽不見那怪東西走路的声音了，枝兒這時倒覺得有些可惜，方才怎不看一看不看那怪東西眼裏冒不冒火，鼻孔噴不噴煙呢！也許這就是故事裏說的怪動物，小王子騎了去尋寶物的。

她對好朋友講了那故事，好朋友答應了將來也弄一隻給她騎，尋到寶物回來，她就變成故事裏的小公主了。

面前是條大路，兩傍都是高大的樹，樹蔭底下走着，微風陣陣吹來，舒服極了。樹上吱吱喳喳緩緩的飛來飛去的是什麼鳥呢，叫得這樣好聽也沒人要捉它們。

「你不累吧？快到了。」好朋友望着她問。

「不」，枝兒搖搖頭接下說，「唱得很好聽的這都是些什麼鳥呢，也沒有人看着。」

「這樣鳥多着呢，誰都不要。我家要多少有多少。」

「你那隻鳳凰會唱嗎？」

「會！什麼都會唱，有時高興還飛起來繞着我唱呢。它滿身的毛比絨

子都鮮亮，飛起來別提多好看！」

這更有趣了。她腦中立刻浮出一幅好朋友立在中間，一隻彩鳥繞着他飛唱的圖畫。

「你的鳳凰誰給你的？」她想這大約是神仙給的了。

「我自己到山裏捉來的，什麼時候我帶你去捉一隻。他們大人都怕同小孩子出去玩，嫌小孩子麻煩，我倒不是，若是小孩乖，聽我話，我頂喜歡帶着去玩的。」

他這一片話直灌入枝兒小心竅裏，他實實在在太好了，能幹，和氣愛小孩，要求什麼都捨得給，除了在故事裏說的仙人外，簡直沒有看見這樣的人，也許他就是仙人吧。想到這裏她覺得既不敢問一問，連頭都不敢抬起來看他了。

一大半是喜歡過度一小半是害怕，她覺得自己身子有些輕輕的要飄起來，眼裏看東西都不大清楚了。這樹林子，這草地野花，那遠遠的茅屋河橋看來都有些像童話上的彩色插圖，有幾幅畫是小王子遇着仙人的，眼前光景真有些像，可是她不能往下想了。

正在迷糊的走着，忽然好朋友一撒手往一邊飛跑了去，後面有很熱的聲音喊着趕過來。

『可找着了！快同我們回去。』

枝兒朦朧的聽見這話，正在猶疑，只見王升已經一把抱起她。

『可好了！快跟我們回去，太太不依我們呢！』花匠滿頭是汗喘着氣喊。

枝兒仍舊不作聲出神的望着他們，他們倆大聲的拉着她的耳朵問道，

「認識我們嗎？小姑娘，小姑娘！」

他們兩發了狂似的怪喊，王升便抱她上了坐來的洋車，花匠也上了自行車，枝兒這時好像睡醒過來似的，看清楚眼前確是換了人，是王升和花匠，好朋友不見了。

「好朋友呢？」枝兒急問。

「回家去，什麼好朋友！」王升聽明白她的話，却這樣大聲嚷着答。

「我不回家，我要去……」枝兒帶着哭聲要求，她拚命的掙扎，想從王升身上跳下來。

「哼，便宜那小子了！他還沒醒過來，怎好呢！小姑娘，別怕，別怕，我們回去……」王升一路仍舊高聲怪嚷，時時還使勁揪她的耳朵叫她名子，問他認識不認識他，由他噴出來辛辣的臭味，薰得人作嘔，真討厭。

極
了
！

弟
弟

一個下午，弟弟獨自蹲在飯廳的一張椅子前，頭數紙牌筒裏裝的小人書。水滸傳裏的一百另八個像，還差好多張，連武松，魯智深的都還沒有，那能比得上干家哥存的那一盒全括？

「來一張武松打虎，再來一張魯智深大鬧山亭，」他把一張張的小人紙擺開，口裏喊着沒有的名子。

「你的水滸很熟呵！」忽然門推開，林先生進來滿面帶笑道。「賸你一個人看家嗎？」

「都出去了，林先生。……還短一個黑臉風李逵，一個丈青三娘教子。」弟弟受了稱讚，更想賣弄一下，聲音提高了些。

「這個可錯了，丈青三娘可不是三娘教子的三娘，」林先生挨在椅子上，一邊看着小人畫說。

「怎樣不是那三娘？」弟弟有些不服氣。

「丈青的三娘是會打仗的，三娘教子的三娘是文的。這不是教她子念書嗎？」

弟弟想到大前天白叔叔帶他看的三娘教子，臉有些不好意思了。他一把檢起椅子上的小人書，一張一張擲進一個盛餅干用的鐵罐子裏，口裏嘟囔着，

「白叔叔答應給我送小人書來也沒來，媽媽說叫三舅替我留起小人書也給忘啦！」

「好弟弟，明天我同你去書鋪買一套帶畫的水滸傳去吧。」林先生笑着弟弟撇起的嘴，那尖尖的可愛的紅潤小嘴唇很像他的二姊。

「我二姊那大教我看她的水滸，那上邊的小人沒有顏色的。」他忽然

想起問道：「我不曉得還差多少張，你替我看看。昨天大姊說差幾張讓他們的小叔叔分一些給我。」

「我也不大記得清楚，找你姊姊那套水滸來，我教你對對看就知道還差多少了。」

「姊姊書房的書多着呢，你同我去找吧。」他站起來往東邊屋跑去。林先生在後邊跟着。

他們在四個書架子都找過了，找不到水滸。弟弟正在着急，林先生忽然同他說：

「想起來了，我有個朋友在南洋烟公司辦事，明天我找他替你要一張全套水滸的小人畫不好嗎？」

「你得要全一百另八個像的，可別少了一個啊！要了來我掛在床

上。』弟弟高興得緊拉着林先生的手，那雙帶着可愛長睫毛的大眼發光的向着林先生。

林生先在注意看着牆上的相片，媽媽同大姊小時照的，爸爸穿着禮服站在中間。弟弟的五張小的貼在一個鏡框裏，很好看的擺着。弟弟在旁邊很有趣味的指着像片給林先生講說。

「姊姊抽屜裏還有你的像片。你那張照得不好，臉上很黑的。」弟弟忽然想起來說。

「你看錯了，不是我的像片吧？」林先生很喜歡可又不信的樣子。

「是你的，那天我看見姊姊從那本報上剪下來的。不信我找給你看。」他說着就去拉開姊姊書櫃底下一個抽屜。翻出一大摺從報上剪下來的字紙堆在桌上，末了找出一塊有花的硬紙片，笑讓林先生瞧。

「是我嗎？」林先生趕緊跑過來拿過相片來看。

「這個臉照得太黑，不像你。我喜歡這塊紙，這些花多好看，都是姊畫的。那天我問她要，他不給我。貼上這一張像片，多難看呵！」

弟弟見林先生不作聲的笑着出神看像片，他知道他也喜歡那塊花紙。

「這張紙多好看，可是你別拿走呀。」他見林先生拿着不放下來，不免有點害怕，說着他就奪過來仍舊放在抽屜裏邊。

「你看這堆紙都有你的林字，這是姊姊天天從報上剪下來的，不知她留着做什麼。給她放好了吧，你別看了，這上頭沒有畫的。」他從林先生手裏奪過那一搭的字紙放在抽屜裏，拉着他出了書房，嘴裏說着，「咱們出去吧，媽媽不讓我在這書房裏玩的。」

「姊姊同媽媽一道回來嗎？」林先生同弟弟坐在飯廳的大椅子上。

「她們說得五點鐘纔回來，你等等她們吧。爸爸可是要到黑了才回來呢。」弟弟張着自己的小手戴着林先生的手套弄着玩。

「好，你同我談談天等她們回來。」林先生畫着火點上一根烟，一隻手輕輕的撫着弟弟的頭，又說「你姊姊天天晚上做什麼？你一定聽她講不少笑話了吧？」

「從前吃過晚飯我就拉她說笑話，這些日子，她懶得講，晚上常坐在屋裏看報，有時拿着報紙剪着玩。剛才抽屜裏那些都是她剪出來的。」他閉着小眼望着烟捲冒出的烟。忽然又記起小人畫，他的小身子挨倒在林先生臂上，笑着叮囑。

「明天你可別忘了去給我要小人兒的畫呵。」

「一定不忘記，若是要看，我立刻拿來送給你。」他擁抱着他。

「你真是我的好朋友，林先生。」他想到修身那一課「友愛」。一個人待那個人好就是一個好朋友，上禮拜張先生講的。

「你也是我的好朋友！」他笑着問。「你明天讓你姊姊給我一張方才看的那樣的畫片行不行？」

「那張可不能給你，她看都不許人看的。我央給她畫一張新的給你吧。」

「你姊姊不許人看，你怎知道有我的像片呢？」他伸伸腰半輪式的挨着大椅。

「昨晚我走進去叫她替我在紅樓紙上畫個兒，那個抽屜正開着，我看見了。平常她不許我翻抽屜的，今天我們偷着開她的抽屜，你可別告訴一個人呵，好朋友！啊，姊姊曉得要生氣的。」

「告訴她們我看見那照片不要緊吧？」

「可別——昨晚上姊姊看見我看那抽屜，她立刻就關上，告訴我以後不許偷看人家的抽屜。」他說着有些怕起來，「你答應了不要告訴人說我開姊姊的抽屜呵？」

「不要緊的。」林先生好像很平常的答。

「不，你起一個誓，你要說了你是什麼呢？」他接着道。

「說了就不是好朋友。」林先生笑應着甩了手上那枝烟頭。

弟弟纔很高興的哼哼着學堂的唱歌。老楊忽從廚房喊着，「張媽，太太小姐不回家吃飯了。」

張媽走進飯廳來笑道：

「原來小少爺在這裏同林先生談天呢，我還老等他去洗澡。林先生來

了我們都不曉得，茶還沒有倒吧？」她轉身要去倒茶。林先生掏出錶來，連忙止着道：

「別倒茶吧，時候不早了，我這就得走。」他說着就站起來穿大氅，拉着弟第的手說，

「再見好朋友。回來替我問爸爸媽媽好。明天我再來。」弟第也站起來。張媽分咐，

「小少爺，送林先生出去。」

弟第送客出了院子，他很懇切的又叮囑一次：

「你明天一定拿小人兒畫來呵！」

「好，明天禮拜六姊姊不上學吧？」林先生忽然問。

「她禮拜六沒有課。你來可不要告訴她我開她的抽屜。」

『好朋友，再見！』

『再見，好朋友！』

第二天弟弟放學後，連白叔叔帶他去公園都不要去，坐在飯廳裏看『小朋友』等林先生。

一會兒門鈴響了，他喜歡得跳出去，大姊夫和大姊來了。

大姊拉着他的手走進客廳，爸爸媽媽都在那邊，大家坐下談話。弟弟想起了小叔叔可以分一些小人兒畫給他的話，只來回的在大姊身邊走動，他又不敢問一問。媽媽告訴過，大人說話，小孩子不許搭岔的，只好等着。

『我們今天給林先生做冰人來。』聽大姊提到林先生，弟弟纔提起精神來。

「唔。」媽媽正在抽煙，一枝紙燃完了，見弟弟在旁邊，便叫他拿去。

拿回紙燃來，還挨在大姊身邊，只聽爸爸說：

「我們沒有什麼，祇要你二妹妹同意。」

弟弟聽着摸不着門兒，什麼冰人哪，同人哪，門當戶對的什麼哪，這些話都不是他的言語裏所有的字眼，那裏耐煩聽下去？忽然想起小人兒畫，還跑到飯廳等林先生去。

一本「小朋友」又看完了，他還不來。他索性爬在靠窗戶的桌子上，守着院子看，呵氣在玻璃上，用手指頭畫着各樣東西玩。

他畫了貓，狗，耗子，長虫，都不狠合意，來畫了一輛大汽車，像得狠，連開車的一手扶着輪，一手按着讓路鐘都畫上了，裏頭還坐了三個

人，爸爸媽媽和二姊，二姊帶着她的絨繩帽一個大絨球垂在臉的一邊。

他高興極了，正想跳下桌子拉人來看看，忽然二姊走進客廳，一會兒就掀簾出來，他趕着大聲叫道：

「姊姊你看我這汽車！」

二姊却似乎沒有聽見，沒答應他，臉上漲紅，好像生氣的樣子，下了台階，一直往自己屋裏跑。

太陽下了，他的好朋友還沒送小人兒畫來，正想走到廚房看看齊悶媽媽喊他，

「弟弟，大哥大姊要走了，你來送送。」

「姊姊呢？」弟弟奇怪爲什麼她不出來，因爲每次都是他們倆替爹媽送客的。

「她躺着了。二妹妹雖然是學堂出來，還是這樣不大方。」媽媽轉頭向大姊夫說。

弟弟陪客下了台階，一邊自語，

「怎麼林先生還不送我的畫兒來呢？他說了今天來的。」

「林先生那裏想起你的畫呀，他祇想你姊姊的畫了！」大姊夫笑着的說。

「姊姊的什麼畫兒呢？」他不懂得說的什麼。但是從大姊夫的笑樣子看來，有些奇怪。他們今天來說的話也不大懂，常提起林先生同姊姊。有什麼事呢？

弟弟忽然臉上熱起來，想道，「壞了，林先生一定把昨天我開開二姊姊抽屜的事情告訴他們了。他們來告訴媽媽吧？什麼姊姊的畫？怪不得姊姊

姊方才生我的氣。」

他愈想愈怕！送走了客人，也不敢進媽媽屋子，在地上拾起一根木頭，拿起來，在飯廳門口走來走去裝巡警玩。

晚飯時，姊姊祇低頭吃了一碗飯，話也不說。他沒有猜錯，姊姊方才氣了，若不是，怎麼吃得這樣少，也不同他說話呢？他後悔極了，「別是大姊夫真回來告訴她們，昨天偷開我的抽屜了吧？」

吃飯時，媽媽很起勁的同爸爸商量德義齋好或忠信堂好，什麼多少人多少錢的一份的算計着，吃完了飯，也不同弟弟說話。

「媽媽也生我的氣了，今晚連菜都不給我檢，也不搭理我。」

他一聲不響的低着頭走出去，心想這都是林先生不好，「弄得姊姊媽媽都生我的氣。起了誓也不算的，不是好人，再來，我不理他。」

第二天是星期，他好容易盼了六天的早十點真光的學生電影，姊姊也沒帶他去看。每個星期早都同他去的，這次一定很氣他，所以取消了。媽媽早上很忙的吩咐廚子做點心，他開不開盛玩藝的櫃子，喊她也不答應，吃過午飯上東安市場買東西也沒帶他去，他白戴帽子在院子等，還被廚子笑話。

「都是他害的，弄的媽媽姊姊都不見我好了。」他恨恨的又想起林先生。

媽媽買了許多一包包的吃食東西回來。他吩咐廚子做餃子餡，煮鍋貼湯，又忙着打電話。張媽告訴他在媽媽身旁幫拿東西，他剛剛跟着走出去一次，又跟了進來，媽媽忽然理會了，吩咐他，

「出去玩吧，別在這裏鬧道兒。」

媽媽向來沒有不理過他，見了不耐煩的爭兒，更不會有過。他委屈得要哭出來。

四點多鐘，黃升來報客來，弟弟連忙跑出去看，原來是大姊夫，大姊和林先生，他手裏拿着一大把花，一個大紙包。

「他又來做什麼呢！」弟弟厭恨林先生的自語。忽然一大張花綠綠閃金子光的水餅小人兒畫現在腦子裏，但是一霎時便不見了。

「好朋友，昨天我沒空兒來，你等我了嗎？」林先生笑着喊他。

「誰是你的……」弟弟很委曲的在嗓子裏講着這幾個字。臉上飛紅，悶身便想跑開。

「弟弟，過來。」倒是大姊一把拖住他。

「你紅什麼臉，二姊派你做代表嗎？」大姊天逗他笑。

「我給你帶了小人兒的畫來了。」林先生也拉着他的小手。他紅着臉裝不答理的樣子。

「一張是水滸一百零八個像，還有一套封神演義，都是畫得很好看的畫。」林先生說着，就遞給他手上一個紙卷。

「你打開看看就知道了。」

他的臉漲得更紅一些，擡着頭一揮手就想跑。

「這是你喜歡的小人畫——拿着吧，我們倆是好朋友，不要客氣。」林先生又遞紙卷給他。

「不要，你不是我的好朋友。」他的話帶着哭聲。紙卷已落在地上。他使勁掙脫了手，跑向小院子去。從背後望他一對大耳朵，漲得很紅。

張媽正從小院出來，他見了一把抱着她，便嗚嗚哭起來。

「誰欺負我們的孩子了？好乖乖，別哭，上房看新姊夫去，還有好東西吃呢。」張媽很憐惜的輕輕摸着他的頭髮。

小
英

自從三姑姑的婆家送了好日子來，小英每天早上總忘不了拉着她媽問『還有幾天三姑姑纔做新娘子？』或是說『媽媽，三姑姑怎麼還不裝新娘子？』早上媽媽事情忙給她問膩煩了，常笑說她『你着急什麼，又不是你做新娘子！』

打雜的張媽常說，其實小英着急問這事並不算奇怪，她還不能算六歲，到今年四月纔滿五歲，比表姑太家阿圓還小兩歲呢。那一回，阿圓坐在屋裏吃午飯，聽到街上過新娘子的吹打，就跳着跑出大門看去，還碰倒了她爸爸的好幾十塊錢買的金魚缸呢。

大坊橋王家看孩子的吳大媽也是常說他們家的孩子大的小的都犯一樣毛病，悶在家裏就整天哭鬧打架，帶出去在那家花轎舖前頭玩就好了。那羣小乖乖都愛看花轎和那些花花綠綠的執事，有時還在舖子前頭裝裝親

玩。

小英聽說三姑姑是要裝文明樣兒的新娘子，同張阿姨一樣，她腦子裏早就想到三姑姑頭上戴着好看的粉紅長紗，一直拖到腳後跟，身穿着好看的花衣服，手上抱着一大堆鮮花，許許多多穿新衣服的人送她進了一輛掛滿紅紅綠綠好看東西花馬車裏，前邊排着樂隊，打起洋鼓，吹起洋號的伴着花車走，一路大人小孩子擠着嚷着看新娘子。

有一晚上小英做夢見三姑姑裝新娘子向着她笑，把她倒笑得羞了。

祖母天天出門，回來時洋車上裝滿了一包一包的東西，阿三把東西提到祖厝臥房裏去，母親和張媽幫着一包一包的解開。小英必定站在旁邊很羨慕的看，祖母一邊抽烟，一邊訴說這套梳子買得巧，那面鏡子找了好幾個鋪子，母親一邊看一邊噴噴的向三姑姑誇讚。桌子上堆滿了一大堆嶄新

的事物，常把小英的眼睛看花了，不由得動手去摸，母親常瞪她說，『你動不得，站好了看。』

裁縫天天抱着一大包新做好的衣服送到祖母房裏，小英常跟着進去，三姑姑站在玻璃櫃前面試穿新衣服，有粉紅的，有淡綠的，紫的，花的，鑲着金邊銀邊同各色花邊的，小英看得媽媽叫都聽不見了，挽在祖母身邊只說，『多好看！多好看！』老太太看她那付羨慕神情，便攬着她笑問，『你也想做新娘子，是嗎？』

好了，今天媽媽告訴小英還有三天，三姑姑就做新娘子了。

家內各人更忙起來，早上爸爸去衙門轉個團兒就回來忙着吩咐事了。未來的三姑丈也時常來，笑嘻嘻的衝着人，三姑姑也不出門，整天躲在房內收拾東西。

好容易忙過三天，這天早上家裏各人都比往常起得早，母親同小英換上一身新做的粉紅衣服，小英跑出跑進的看大門前的紫綵，門口的板凳坐滿了人。吃了午飯不多時，花車軍樂隊都到了，客廳裏，祖母和姑姑的房裏也滿了客人。一會兒奏起軍樂，大家擁着三姑姑出來，她果然也同張阿姨一樣，披着長紗，抱着鮮花，上了花馬車了。

小英跟着母親到了禮堂，三姑同三姑丈上了一個高台對着底下鞠了幾回躬，有兩個有鬍子的老頭不知站在當中說了些什麼話，一會兒大家下了台，客人吃了茶點，三姑姑便坐了花馬車走了。小英跟着祖母父親母親等客人走完了，纔回家，那時已經快近天黑。

晚上舅舅和舅媽，大姑媽和姑丈都在家吃飯，人雖多，總覺不出熱鬧，祖母時時望着三姑姑臥房的門簾出神，大家說話常常聽不見。

晚飯後祖母吩咐大家早些休息，張媽就領小英去睡。

可是奇怪，今晚她躺在床上，過了些時，老是睡不着。她一會兒想起三姑姑打扮得真好看，耳邊還隱約的聽見那熱鬧的音樂；一會兒她又記起吃茶點時看見的那個嚇人的老太婆，臉生得直像一個南瓜，那兩隻眼，看人的時候，比大門口那個宰豬的還兇。母親叫她同這個老太婆叩頭。老太婆一把拖住她，現在她的肩膀上還有些痛。不憐母親爲什麼要她向她叩頭。

「咳！」她重重的嘆了口氣。

張媽正在隔屋同母親鋪完了被窩，聽見聲音連忙走過來問：

「乖乖，還沒睡着嗎？」

「你來，張媽！」小英作出撒嬌的聲音，「我怕得睡不着。」

張媽坐在床邊拉着她的小手說，「怕什麼，睡吧，乖乖！」

「我怕今天看見的那個穿紅裙子的老太婆同奶奶坐一塊兒的，她的樣子真難看，比隔壁朱大娘還兇！」

「別胡說，」張媽忙說，「奶奶聽見要罵的。那個就是三姑姑的婆。快點睡吧！」

小英緊緊拉着張媽手，「你別走，我就睡。」她閉上眼想睡。

奇怪，還是睡不着，耳邊隱隱聽見音樂，三姑姑又是披有好看的粉紅的長紗，抱着一大捧花站在面前笑，她被看呆了，不由嘖嘖笑出來。

「這孩子今晚怎的了！」張媽自語道。

「三姑姑打扮的多好看！」她把袂被拉了拉，似乎帶羞的問：

「張媽，你想我還有多少日子纔做新娘子？」

到了第三天的早晨，因為夜裏母親告訴小英第二天早上父親帶她去接三姑，她在天沒亮就醒了。客廳和堂屋早就收拾好，祖父的神位前也點了香燭，供了鮮花藥品。太陽滿了窗戶，父親雇了輛馬車，母親連忙同小英換了新衣服，父親領着上車了。

今天出門她不像平常出街的快活，因為她知道一會兒便要同那個嚇人的老太婆好好的行禮，這是奶奶媽媽囑咐了又囑咐的話。坐在車裏，她覺得很不舒服，頭上的絲帶好像紮緊了，有些痛，身上又像有蚤子咬得發癢。她平常不愛說話，家裏人都說她老實，每天大約祇向張媽或母親問些話，她們事情忙，沒空兒答她，她也就罷了。父親整天不在家的，她見了他總有些怕，那敢說話。

馬車進了一條胡同，在一家大門前停住。門口站着兩三個穿長褂的男

人，見車停下，那個胖子立刻上前開車門，迎着父親面就是請一個安，嘴說着『請進去。』

這當差的把他們帶進一間大廳子裏，這裏擺飾比家裏有些不一樣，棹上牆上雖是滿滿的擺着掛着，却沒家裏媽媽收拾得好看，地下又沒有那大地氈同那舒服的坐墊子。

茶送進來，小英正發愁怎拿那笨大的蓋碗喝茶，大前天看見那個穿紅裙的老太婆扶着三姑姑後頭跟着三姑丈進來了。父親站起來，小英立在一邊。

彼此行完禮，讓坐又費了一些時光，大家坐下吃茶說話，三姑姑却站在一邊，後來還替那老太婆裝烟袋。小英想『裝煙，姑媽的秋香纔做這樣事。』

她和三姑姑，父親坐車回到家裏，大家迎上堂屋去了。小英就去找張媽解頭上的絲帶。

一會兒小英走進祖母臥房的後面小屋子找東西，從門縫裏望見三姑姑拉着祖母的手坐在床上哭，一邊說，「三天都是站着，腰脊骨都酸痛起來，他們晚上打牌到一兩點都不睡覺，我也伺候到那時分，……吃飯也不許坐到棹上吃，女婿同他母親坐着喫，叫我站在一邊伺候，這是什麼道理？」三姑姑說着，祖母攬着她，叫她躺下歇歇。

「我還沒脫衣服啦，」三姑姑說着重坐起來解鈕扣，「她們，幾個小姑子昨天還說我做的衣服太老幫，婆婆說這料子不知用了多少年的；這樣老整花樣。」

小英聽得不耐煩，想，「三姑的衣服還不好看！老太婆穿的繡花褂子

「要讓媽媽穿上纔好看呢，怎會叫她穿到這樣好看衣服？」

祖母也擦淚，說話聲音太低，聽不出來。

母親由後院過，招手叫小英出來，吩咐她到自己屋裏玩去。

吃午飯時，祖母和三姑的眼都紅紅的。她們吃了半碗飯便放下了，父親也祇吃了一碗。預備的許多好菜都沒吃多少。

「下午太陽還沒下去，三姑丈來了，說是接三姑姑回去。」

不知因為什麼，小英很不喜歡三姑丈的樣子，她想起那個可怕的老太婆，就是他的母親，那個母親待她姑姑很不好。

「母親說沒下太陽前就回去，你快收拾走吧。」三姑丈向三姑姑說。

小英望着三姑姑默默走去洗臉，擦粉的時候，眼淚一滴一滴流下來。

合家快快的送三姑姑上車走了。

母親出門買東西，祖母躺在床上拿手絹蓋着眼睛睡，小英也覺冷靜得難過，走到下房看張媽補襪子去。

她翻着張媽的碎布包找好看的零碎布片，也盤腿坐在床上。一會兒她找出一塊尺來寬的大紅綢子，說：

「這塊給我好罷？」

張媽看了看紅綢說：

「啊，這塊好，美得很，替你的娃娃做一件做新娘的衣服罷。」

聽說新娘子三個字忽然觸動她今天好久要說沒人可說的話。

「張媽，今天奶奶哭了，你看見沒有？三姑姑也哭了，她爲甚麼哭？」

「因；她捨不得離開家，捨不得離開奶奶，捨不得離開你。」

『不是。』她想了一想才說，『她是怕那個老太婆，一定那個老太婆欺侮她了。』

張媽向她瞪了一眼，她不敢再說了。可是從張媽的臉色，她知道她沒有猜錯，靜默了一會，她一面弄那塊紅綢子，一面又開了口：

『張媽……』

『唉？』

『三姑姑不做新娘子行嗎？』

千
代
子

自從支那料理屋的小脚老板娘來了之後，這京都市外不景氣的大文字町的人們，尤其是女人及小孩子，忽然顯得格外有生氣起來了。沒有看見頂不肯白費光陰的醬油店的老板娘天天早晨站在鮮菓店門口同他們的老板娘吱吱喳喳的，又說又笑嗎？糖菓店的大女兒似乎也因為有了有趣的新聞，特得了家長的體諒可以向對門木炭店的二掌櫃公開的擠眉弄眼的談笑了。孩子們更像忽然發現了什麼奇蹟一般。下了學那一天不是三三五五成羣結隊的走到料理屋左右，交頭接耳的嬉笑嘴裏嚷嚷要見老板娘呢？有時等急了便大家拉了手成一個圈兒轉着走，口裏唱「噲——噲——噲——」小脚兒噲，南京噲，「再不見出來，淘氣的孩子便大聲唱『南京姆（註二）士噲——』直到料理店的夥計小順出來開了嗓門，提起山東調子嚷了幾句，還得張了胳膊趕小鷄那樣，噓，嚇，嚇，纔把他們算是轟走了。

這些鬼靈精的孩子們有時還不甘心走，他們一個一個回頭向小順作鬼臉，學他的聲調說『伊奴，（註二）八哥，（註三）八哥，伊奴，』女孩子就放聲叫『南京姆士，小腳兒姆士，』有一回不知是那個女孩子提高嗓子叫道『南京小腳兒伊奴八嘎！』大家固然放聲的笑，於是大家高聲叫喊。料理店的老板看血本的份上當然犯不着瞎一口氣給孩子們鬧開了門，常常倒轉過來喊小順兒別同他們胡鬧。『君子不同小人鬥』這樣的話一說，血氣方剛的小順就平和了許多了。

這一天孩子們又起了一會鬧，見沒有鬧出什麼花頭來，有些使無精打采的走回家找糖吃，有些拉了學伴跑到神社前的空地上拋球捉迷藏去了。大人們看着孩子們的起鬧，都咧着嘴笑，這典頭比趕除夕的八坂神社的廟會差不多吧。本來呢，京都市民是出名的和氣有禮的了，他們爲了他

們的令譽，對支那人原也是一團和氣，絕不像那暴發戶的江戶兒見了死老虎還要打幾拳纔痛快。可是自從上海之戰以後，支那雖受了相當懲懲，但不幸的是日本健兒也送掉了不少的命，禁不得各大日報天天用大號字登載前方消息，用大號字載着國難的社論，尤其是那掛着鈴鐺飛跑的送號外人，常常在半夜把大家從溫暖的被褥中鬧出來給與一種永遠不忘的又驚喜又憤慨的消息。這樣種種薰陶習慣，近來這古道的京都人已多少變了性情了。

孩子們分散之後，街上忽然冷清起來。吉田鮮菓店的老板正色的向他的朋友中村君發議論道，「無怪乎上星期公論堂那個演說的講，支那人，男的是鴉片煙鬼，女的一多半是癩子，那三寸的小腳兒，你想她能做什麼事，這還是我們日本人沒有拿準主意，在上海若是連着打下去，還不滅了

他的國嗎？」

那個朋友也記起先時主戰派的演說，講支那人怎樣怎樣沒有希望滅她，真是容易的爭了。他也是受了報紙薰陶的人，當然也同那朋友的議論，他笑答道，『如果我們去年什麼都不管，打下去，此刻你我都可以放量吃支那料理，玩支那女人的小金蓮了。哈，哈哈。』

『什麼，你們要玩支那女人嗎？』老板娘臉上微微發熱，在屏風後帶笑說道，『請你們留心日本女人的拳頭呢。』

老板娘說着已經走出來，中村迎着笑說，『我們商議娶小腳姨太太呢！』

『我就不明白，走不了路的小腳婆娘，弄來家做什麼？』

『玩罷咧！』中村哈哈得意的笑，他的笑聲似乎這事倒真是有了影

子的樣子了。

『中村君，你再說，我要告訴你的太太。』老板娘恨恨的笑又指丈夫道，『若是他一個去，你看着吧！』

『說得好像真有那麼一回事似的。』吉田嘆口氣，喝了一口酸茶，又道『弄一個。拿什麼養她。現在自己連吃鹹蘿蔔白飯都要打算盤呢。我早就看透了就是滅了全支那，我們還是我們罷咧。討小腳姨太太的還是那些軍官，那些政客。』

『這話也有相當的理由，全世界都在鬧經濟恐慌，那一國的商人都嚷不景氣，誰叫我們做了商人呢。』中村停了停纔說。

這不景氣三字一提起來，大家觸動了心事，再也提不起興致來談開天了。中村講了幾句不相干話，便在席上變了轉身道了再會穿上木屐去了。

「爹爹，你們方纔笑什麼來的？」千代子從裏面來笑問道。

千代子是個眼圓臉圓，頭髮漆黑，具有東洋女孩子美點的女子，她已經滿十二歲了，還沒有弟妹，夫婦倆不由得把她當作活寶一般了。

「唔，」父親似乎答不出來，也不高興再講，只應了一聲。母親便接下去說，「他們倆商量着要去支那娶小腳兒太太呢。」

千代子看見爹爹臉上不屑的冷笑一下，她便說道，「我知道爹爹不會做這等事，中村伯伯倒說不定。是不是，爹爹？」她一邊說着搖着父親肩膀問。

「你看事比媽媽聰明得多了。」吉田拉了女兒一雙肉軟的手兒放在鼻上嗅。

母親拿着火筷子撥火鉢的炭，古銅的水壺噴噴的開了，她掀開茶壺蓋放了撮新茶葉，沖了開水進去，倒出兩杯茶來，遞與女兒，一杯叫她遞與父親。因為不景氣，這幾個月來，吉田老板娘沒有買過西洋點心或襪子籃餅玉關之類給丈夫女兒作下午茶吃了。近來都是吃一兩塊廉價的和製洋糖喝一杯熱茶便把下午混過去，現在的茶算得是今天下午的茶了。

「媽媽，忘記告訴你一件好笑事情，今早上學的時候，我看見那小腳兒婆娘了。」千代子一邊說，面上忽然露出笑意，好像還有餘味的一般。

「在那裏看見？」老板娘的茶似乎覺得特別可口，長長的吸了一口。

「真的看見，在內山醫院門口，抱着一個小娃子。我因為很想細看她的小腳兒，就跟她走了幾步，那知道她走得很快，那對小腳兒得，得的在馬路上飛走，像馬蹄子一般，好玩極了。」

「又有說小腳兒好玩的了，真是奇事！」老板娘看着丈夫笑道。

「爹爹，你信不信？祇有這般大呢，」千代子說着用手指張開比了比。

「我看見過。在神戶，大阪，多得呢。」吉田說着畫了洋火點了一根紙煙。

「昨天百合子問山本先生支那女人爲什麼要纏足，她們不怕痛嗎？先生說支那男子喜歡小腳，她們便纏腳罷咧。先生又說支那女子很糊塗，男子叫纏足便纏足。女子纏了腳便不能自由行動，男人要怎樣就得怎樣了。」千代子很用心的一邊回想一邊說。「唔，他還說支那男人因爲女人纏了腳不能自由，他們就可以自由的出外弄錢太太回家來呢。」

「我們日本女人可不會那麼糊塗。」老板娘見丈夫沒有答話，她洋洋

的說。

在千代子腦子裏，浮現着的支那女子真是怪物。在家裏軟得像一塊生海蜆，被水冲到那裏便癱在那裏不會動了。偶然立起來走路，却又，得，得的像馬一樣走得很快。

她悶悶的伏在父親肩上想了一會兒，她真想看一看那雙神祕的小腳兒，它果然是兩三丈布條包成的嗎？

「什麼時候能看一看她們怎樣裹那小腳兒纔好呢。」千代子嘆了口氣說。

「又髒又臭罷囉，有什麼看頭。」母親連忙答。

黃昏近了，老板娘下到廚房裏。這時空間裏充滿了燒小青魚的腥味。這是千代子頂不愛吃的一種菜却天天得吃一次，「這還不是爲了省錢，」

那天媽媽對她解說她要買這樣小魚的話時，聲音是啞的，祇差沒有流下淚來。千代子什麼時候想起來都覺得可憐，真想痛痛快快地替媽媽哭一回纔好呢。

她悶悶的站起來把上學穿的舊紅裙子摺好，放在壁櫥的架上，用父親的小皮箱壓着，明天早上穿就很平整了。這是很麻煩的事，家裏本有前年買的一個電氣熨斗，母親却收起來不肯拿來熨衣服，怕費電，又多一點支出了。

正在此時距離三四丈遠的支那料理店炒菜却炒得很熱鬧，油香肉香夾着炒菜鏟子的急忙清脆的響聲，一直送過來。前年，上海戰事以前，千代子一家曾去支那料理店吃過一回飯，差不多樣樣東西都很可口，碗碗裏都裝得滿滿的，末了却吃一個空，大家飽得發漲，祇花了兩元錢，連會打算

盤的媽媽都嘖嘖嘆服了。啊，真香，怎樣能再吃一次。

千代子咽了一口吐沫，忽然想起早間山本先生講的話來，立刻跑出來向父親道。

「爹爹，山本先生說支那東西真是又多又便宜，像平常做買賣的人家每天都可吃大條魚大塊肉，棹上一擺就是十來碗菜。他常到朋友家吃支那料理，他是到過支那的，親身經歷過，一點都不扯謊呢。」

「你嗅到支那料理味兒嘴饞了吧？」父親止在整理賬本，回頭笑了笑。

「其實真是好吃 我覺得比西洋料理好吃些。」女兒見說對了也笑了，她接下說，「我們也去支那做買賣去吧，爹爹。」

父親沉吟未答，千代子又補一句，「山本先生說滿洲是我們日本生命

線，日本人去到滿洲就有生命了，都住在日本將來是會餓死的。爹爹，他說的很對吧。」

「對是對的，可是我們去不了。」

「怎麼去不了？」

「原因多得很，講給你聽，你也不懂。」

「我懂，你講好了。」

「再說，支那不是

嗎？你懂不呢？」父親微微伸了懶腰，把

看眼本用的眼鏡卸下來。袖了手呆呆的望着火鉢子。千代子明白爹爹道是想心事了，不敢再多言語，只輕輕的念道「支那人討厭啊。」無聊的走去廚房了。

第二天是假期，吃過早飯，已是八點，還出太陽。爹爹上檯台前坐地

去了。媽媽洗心臉在樓上打掃。千代子抱着一堆換下來的衣服走到水槽邊，放了洗衣盆，拿出搓板，擰開水管，讓水嘩嘩的放。她不知爲什麼，今天也特別的覺着不快活，連早晨父親特意給吃的葷菜，吃到嘴裏都不香。她把捲袖繩高高的束起兩袖，露出紅潤的路臂來，手放在盆裏，覺得有點冷，抬頭看看天，天還是陰沉沉的，他擰住水管，正待放衣服下盆，只聽到從樓上後窗叫道，『千代子，別洗啦。百合子來約你洗澡去，快出去吧。她等你呢。錢給你，接着。』媽把一個五厘錢擲下來，隨後又擲了兩條毛巾。香臚子樓下有了。

千代子像是忽然遇了大赦一般，面上登時滿了笑容。澡堂在日本真是女子的洞天福地，尤其是在陰冷的秋日。試想在陰冷的日子從一間四面都透風的木板紙窗子做的房子換到一所熱汽滿屋的溫室裏會覺到多麼舒服

呢。好處還不止這一點，一班人恐怕覺得最難得的是只花五分鐘，由你洗到幾時用無窮盡的乾淨熱水吧。難怪醬油店的老板娘，糖菓店的大姑娘一去就洗三四個鐘點，有些是談天的聰明女人，簡直把澡堂當作她們的茶館了。

「媽，我去了。」千代子喊着穿上一雙半新木履，披上一件單外衣，洋洋得意的跳到外間。百合子正倚在賬檯前同父親說話。

百合子，比千代子大兩歲，是個長身圓臉，眉毛漆黑，皮色紅潤，剛懂些事理，很信服大人話的女孩子。她簡直是小學校三個先生的留聲機，她常常背出先生說過的話，一點都不錯，甚至一些語助詞，都不會遺漏一兩個。所以先生們都非常喜歡她，常常拍着肩膀當着人誇獎她，說，「她可以作日本少女的模型。」

近來山本先生常常特別灌入學生愛國思想。他說，愛國就得打敵人，第一個敵人却是露西亞，可是露國大得很，掛了紅旗以後，又一天比一天厲害，日本同她打得先擴大自己的實力，惟一的方法，就是吞併了目前動亂無止的支那。說到支那，他常常冷笑道，「支那真是一隻死駱駝，一點都不必怕呢。你想男的國民整天都躺在床上抽鴉片烟，女的却把一雙骨有用的腳纏得寸步難移。實在說，這還不等於全國人都是癱子嗎？」學生想像到一國人都是癱子的樣子，未免好笑，都哈哈的大笑起來。百合子却把這些話記在心裏，回家來就學給父母及左隣右舍的朋友聽。她說時臉上的表情却是非常真摯，聽的人都嘖嘖嘆服。

千代子一望百合子臉上嚴重的神色知道必有什麼新聞要報告了。她還沒問，百合子拉了她急走出店門，攥了手纜說，「千代子，有好新聞

呢。」

「你猜不到的。」她伏在她的耳上，小聲道，「剛才我在樓上看見那小脚女人抱着孩子走到山手町的澡堂去，她是避我們這町的人呢，跑到那遠一點的一間澡堂去。」

「我們也去，你說好不好？」千代子高興得要跳起來，

「百合子得意的點了點頭，『去就去。小脚兒，又臭又髒，配到我們日本人的澡堂嗎？』她說着，臉上無端的情怒起來，她決然的說『我們爲了愛護日本人，應當不讓她洗。』」

「怎樣不讓她洗呢？叫澡堂掛牌子禁止支那人洗澡吧。」

「那不行的，我同你今天做一件愛國大事吧，」百合子忽然計上心來，得意得很，她重伏在她朋友的耳上切切的說，「我們想法蓋好這個支

那女人一頓，豈不是好？」

「好極了。」千代子一路高興得咯咯的笑個不住。這該是一件多偉大的事呵！

到了山手町，手掀開澡堂的青地白陽字的布簾，千代子的心裏忽然一陣亂跳，說怕也不是，倒有點像心酸。她那次看到教高等班生物的先生拿着一隻青蛙破肚子給學生看，很像這樣的心跳，這不奇怪嗎？跳什麼呢？他們倆各交了五厘錢給櫃檯，便脫了木屐跳上浴室外的簾地，直走到穿衣鏡前放下衣物。

脫衣服時，千代子偶然望到鏡裏的她，臉是飛紅的，嘴唇似是跳動，笑得很不自然。望望她的同伴，却也不像平時那麼笑得可愛，不，笑待是有一點可怕呢。怎一回事啊！

脫過貼身的汗衫及小裙子，她們都用毛巾掩了下身，交換了一個頂不自然的笑，走進澡堂裏去。

推開澡堂的玻璃門，裏面看是別有天地呢。又溫潤又潔白的熱汽充滿了空間，嗅到的是清新馥郁的肥皂味兒，聽到的又是種悠閒娛悅的笑語聲，間中也有一兩人低低的度着曲子，那也是多麼可愛的調子啊！

她們倆人默默的一邊欣賞，一邊跳入碧清的熱水池裏浸着。真舒服，這好似在母親的懷裏一樣。

熱水池邊上那一角有三四個正在洗澡的女人圍着一個白胖娃娃逗着又說又笑。都是那麼起勁，那娃娃一定很有趣吧。千代子望着不自覺的，游泳到那堆人的後面。

怪不得大家那樣起勁，原來是那個胖娃娃作着各樣的怪臉逗人，他自

己時時也咧開那熟櫻桃樣的小嘴，露出幾個洋玉米粒似的小白牙向着人很天真的笑。他的母親面上却露出母親特有的又得意又憐愛的笑容。她在瓷磚上跳着，將娃娃放在水面拍拍的踏着玩。圍着他們的幾個女人都是目不轉睛的望着小娃娃，她們笑得多麼自然，多麼柔美，千代子不覺也看迷了。不到一分鐘她也加入她們的笑聲裏了。

百合子一言不發的在一邊浸着身子，聽着千代子加入那一堆女人的笑聲，她知道那抱娃娃的就是小腳女人，她不免有點生氣，同時却又有點感對自己的孤寂，一陣無名的煩惱襲上心來，却又不好意思發揮，心下罵道，「千代子到底是小孩子啊！」小孩子怎麼不好呢？問到自己，却又答不出。

悶悶的浸了一會兒，她跳上瓷磚地，拿了一個小木桶，接了溫和的白

來水，只管往身上沖，連沖了七八桶子都不知用肥皂搓。這樣不絕的沖法，似乎想沖掉身上什麼討厭東西的樣子。

不一會兒，她望着那個女人抱着娃娃出了熱水池。娃娃笑，大家又一陣陪笑。女人匆忙的用雪白的乾毛巾擦乾了娃娃繼續擦了擦自己，她原沒有洗澡。她大大方方的向笑的人點了點頭，微笑着，洋洋的推開玻璃門出去了。真是怪事，怎麼連千代子也像忘記了這是支那的小腳婆娘，她也同大家一樣笑着看她出去了呢？

「千代子，來。」百合子忽然叫道。

「什麼事？」千代子望着她同伴板板的臉孔，有點怕却又有點不舒服。

「你真是不中用，忘着一進來就把方纔講的話忘得干干淨淨啊。」

千代子臉上雖有些慚愧，可是心裏並沒有感到什麼不快，她一邊沖洗身

上肥皂沫，一邊答道，「我也沒有忘記，只是人家好好的，怎樣去……」

「你真是一小孩子，怪不得芳子看不起你。」百合子對於千代子沒有什麼法子，只好另找題目刺她一下。

「爲什麼只會怪我呢，你爲什麼不開口？」千代子低聲委屈的說。

「得了，得了，還有理說呢。下回我可不同你這個小孩子共事了。」百合子氣呼呼的說着，一邊拚命放水沖洗身子。她下意識地想藉着嘩嘩的水響聲，再聽不到千代子辯駁一句話了。

千代子打開兩條髮辮，用帶來的香胰子搓，搓得頭上高高的像披了一頭白綉紗，手上是異常滑膩舒適。她用溫水沖，沖了又搓香胰子。這默默的工作使她忘去了一切的不快。她在悠然的享受着澡堂內一切，不一會，她慢慢的唱起歌來了。

兩人洗完澡，已到十一點鐘。當千代子與百合子同坐在近門的廊上穿木屐時，望到自己紅得像珊瑚珠一般的脚指，她纔覺得忽有所失的惘然起來。在路面上有好多她想問一問百合子仔細看了那個支那女人的脚沒有，怕捱罵，總沒敢開口。百合子好像已把這一早的失敗計劃忘掉了，她還是同她朋友有說有笑的走路。

開
瑟
琳

一

黎明時雨住了，却撒下一層霧綉遮掩着山谷林木。白茫茫裏只聽見噴噴的潮聲沖上沙灘，那平勻的節奏，似乎是預報一個美滿的清朝。

忽然一陣悠長的鐘聲，夢一般浮過鎖翠龍烟的山麓，海濱對面的山峯，便像暮雲一樣嫻嫻的颺出來。海岸的邊沿也見了，那濃淡勻整的渲染，係東方的畫師畫上的一樣。

砂灘上這時礫礫的閃着亮，海面上漾着萬道霞光。東方的天，紅雲采一層深似一層，太陽由紅霞深處吐出輝耀的金光來。

霧很快的漸漸消逝，山上紅紅綠綠的樓房很齊整的像玩藝小房子似的擺在蒼翠的樹木間。

這些房子的當中，有一所滿塗橘紅色油漆，托出一個寬大粉綠色的走廊，尤爲出色。這是伍局長消夏別莊，遠遠的就可以看出來。

咖啡及烤餅香味瀰漫着寬闊的走廊，伍局長正同夫人用早餐，旁邊坐着一兒一女，都有十二三的年紀，西裝穿得非常襯托。

廊下是空闊的草地，疎疎朗朗的種着各色花木。小女兒開瑟琳坐在石頭上同王媽的女兒銀兒在玩鬥雞。她們摘了一大把松針，一隻一隻鬥着。忽然開瑟琳停住手不鬥了，她看着海好一會兒說，

「銀兒，你沒有看過電影吧？」

銀兒搖了搖頭說，「我媽說帶我去看，總沒有帶。」

「這——」開瑟琳指着海說，「剛纔一會兒一個樣就像電影，可是電影還沒有這樣好看。」她的好不是想到電影沒有顏色，這日前景緻，有光

有色，變幻不可測，多有味，可是她說不出來。

「真的？方纔你爲什麼不叫我看看？」

「你看，那一邊的山又出來了，小學校也露出一半兒來了。看——銀兒，那是秋千架，半空裏露出來，在上面打秋千多好玩。」

正在說着話，忽聽得媽媽連聲喊 Katherine。

「媽媽，叫我嗎？」開瑟琳顫聲走到廊下問道，她是個比較的長得高瘦的小女孩，臉上有點發黃，大眼，尖鼻子，小嘴，這時神氣令人想到一隻十幾日大的小雛雞。

「走上來看看你，媽媽是老鷹嗎？你怎麼不敢走近身了？」伍夫人正色的說着，又叫道，「王媽真正蠢得很，我說得口都皮了，還沒學得懂，這件背心是不能穿在這樣衣服上頭的！這個紅色，那能 match 那樣綠色」

呢，真俗氣！」她一邊說着一邊拉過瑟琳來，同她般背心。她向大女兒道。

「Alice 把她那件 brown 毛線衣拿來。」

「George，你來幾天也看得出我那裏有，刻閉！夫了吧，他們穿什麼衣服都得我親自來。」伍夫人向丈夫道。

「其實在山裏馬馬虎虎穿穿也罷了。」先生答道。

「馬馬虎虎，誰不想呢，我的先生！你瞧左左右右住了多少家外國人，把孩子穿得拖拖拉拉的，同人家站在一起，不怕活屈中國人的臉嗎！我就不能像張四太太那樣想得開，光把自己裝得像個舞女似的，小孩子可遇過得怕人。難爲張四先生一聲都不哼，還是留外洋的呢。」

局長先生微微的一笑，這笑是表示得意呢，或同情太太呢，連自己也

說不清。他的太太是留過洋，出名的一個賢內助，他的同事，誰都知道。

「小弟弟呢？」太太看着開瑟琳問道。

「奶媽推他坐了車子到門口玩去了。」

「你不要總去找王媽的女兒玩，仔細她的頭上蠟子跳到你頭上來。哄小弟弟玩玩多好呢。」

開瑟琳含糊的應了一聲，便走下去了。她不明白媽爲什麼不喜歡她同衆兒玩，她覺得銀兒是個很有趣的鄉下姑娘。蠟子她沒看見過，她很想看一看。

「Alice同David一會兒可以同爹爹上山玩一玩去。他得好好的趁 Holiday 休息幾天，要不，他又是坐下來看書，耗神。」太太說。

「媽媽，不帶 Katherine 去嗎？」David 似乎可憐妹妹問道。

『不能帶她去，她一去事就多了，小弟弟一定要跟着去，又得多帶個工人，你爹爹是招呼不了的。』

『對了，帶 Katherine 去便麻煩了。』大姊裝出很正經的口吻說，她是向來順着母親說話的。

『媽媽，我也要去。』三歲的小弟撒着嬌喊着上台塔道。

『寶貝，上那兒去呀？媽媽不去。』太太伸着手抱小弟弟。

『我也上山玩去，』小弟弟重道。

『誰說我們上山去的？是二姊告訴你的嗎？』

『不，我要去。』小弟弟抱着媽的頸不放。

父親放下咖啡杯子，代媽解圍道，

『小弟弟，來，你上搖床，我大大的送一送你……』說着父親便抱了

弟弟過來，放到廊下繩織的搖床上，用力的拋送。

一一

「銀兒。你上過山頂上面去過沒有？」開瑟琳立在廚房門口的籬芭邊問道。

「那面山頂嗎？沒有什麼好玩，我爸爸帶我去砍過好多回柴了。」銀兒捧着碗在吃中飯。

「好玩得很呢，你不知道。」開瑟琳很惋惜的說，她沒有忘記媽的話，仍然不敢走到籬芭裏廚房門口。

「有什麼玩的，我就不要去，」銀兒比開瑟琳到底大兩歲，她表示對於玩耍并不起勁的樣子，其實她只有八歲大。

「哥哥說山頂上有礮台，可以打外國人的兵船呢，一路上山還有野洋莓，櫻桃，好吃得很。」說到這里，開瑟琳看見她的小伴兒吞吐沫，覺得很得意，又道，「在山頂上可以望見好多好多奇怪的高山，哥哥說書上說過那些山上從前有神仙住過的。」她見她不答，停了一會兒嘆了一口氣道，「我真的上山去看一看纔好呢，哥哥說這些高山都是在半天裏現出來，他還說幾時坐飛機去玩一玩，那纔有味呢！」

「山有什麼好逛的？我就想看一回電影。」銀兒把吃過的飯碗，用水沖洗着。她黃的臉皮及缺乏油性的短得像一把棕毛刷子的辮子，一看就知道是鄉下女孩子了。她洗過碗就拉起大襟來擦嘴擦手。

「你幹嗎不去看電影，那邊就有電影院，」開瑟琳睜大眼睛問道。

「我沒有錢去。」

「叫你媽給你錢。」

「她不給，她的錢要帶回家給爸爸。」

這時開瑟琳站得有點不耐煩，走了幾步回頭叫道，「銀兒，來外邊玩，我爸爸媽媽姊姊都出了門，前邊沒有人，快來吧。」我帶你到房裏睇一瞧去，有許多東西你沒有瞧過的呢。」她說完便一溜烟的跑了。

銀兒怕媽不許去，回房見媽正躺在床上睡中覺，呼聲很大，她放了、溜到前來。

她正在塔前捉蝴蝶，見了銀兒來幫忙，高興極了，她們不多一會兒便捉到三隻大的花蝴蝶。

她們埋在手裏找不着東西裝，忽然開瑟琳想到媽睡房裏的一隻空着的玻璃缸，她便跑進房去。

銀兒同走進去，忽然又縮出面來。

「銀兒，快來，蝴蝶飛了一隻了。」

銀兒連忙進去幫忙捉，不一會捉到也放在玻璃缸裏。

「阿呀，太太床上鋪的是什麼布，好多窟窿，這都是花呢！」銀兒一邊摸着床上的花邊單子一邊叫道。

「那有什麼希奇。」開瑟琳學着姊姊的口音淡淡的答道，「還有好多東西你沒有見過的呢，你來看看，媽媽的衣服。」她說着便把衣櫃門打開。櫃裏果然掛的紅紅綠綠許多花色衣服，銀兒做夢都沒見過的。

「這件衣服簡直比紙還薄，照得見人呢！」銀兒又羨慕又希奇的說，把衣服大襟舉到眼前照着看。她一邊四面張望，忽然叫道：

「黃鼠狼！」

「那兒？」

「那上面掛的不是嗎？這東西會吃小雞子。」銀兒指着上面掛的一條皮圍巾說。

「這不叫黃鼠狼，媽媽叫它什麼名子，我忘了，她說好多錢買一條呢。」

「這是黃鼠狼，我們鄉裏很多的。等我回家叫爸爸捉幾個送給你們。」銀兒道。

她們倆又在房裏看了許多銀兒沒見過的東西，忽然在梳粧台上看見媽媽的手錶，開瑟琳連忙拿起告訴銀兒道，「這是手錶，戴在手上的，它會走，你來看看這裏面的字就是時辰，一點鐘走一個字，你懂不懂？」

「怎樣走呢？我可懂不得。」開瑟琳一面把錶放在她耳上聽，看牠靜

大有趣的眼神，使她忘記媽媽常常叮囑不許動錢的話；她動手轉那上鍊的釘子，總轉不動錢面的短針，鍊可上得太緊了，錢立刻不走。

開瑟琳用力搖了一會也不響，記起媽媽說過動錢就要受罰的話，她有點慌了，一閃手，錢便掉在地上，錢的玻璃破了，啊呀，怎麼辦呢？她們兩個人把錢拾起來都嚇呆了。開瑟琳扁了嘴要哭。

「一會兒銀兒才想出主意道，『別哭，快把這錢藏起來吧。』」

「對了，藏起它吧。快些藏起來。」

開瑟琳微微震顫的說，「藏在那裏呢？」

銀兒想了一想，方說，「挖一個窟窿把它埋了。」

開瑟琳聽說連忙把錢緊緊捏在手心中，輕輕的溜到房外。幸喜家裏人都出去了，王媽又睡着，廚子也上街買東西去了。她們左右張望，見園裏

果然一人沒有，銀兒走到一堆夜來香花前，用小石片掘了一個小坑，把錢埋在裏面，上面還鬆鬆的鋪了一些小石子，使人認不出來。開瑟琳見了很欽服的點頭微笑，她的淚還蘊在眼眶裏未乾呢。

榜黑，媽媽爸爸大家都回來了，姊姊哥哥買了一籃子用的東西，外祖母還給小弟弟許多玩具，砲車，兵車，小汽車，小馬車，多少車子啊！開瑟琳在一旁看着，心裏有些酸酸涼涼的，直想哭。幸而媽媽後來在籃子裏翻出一包她很想要的顏色粉筆給了她，她才覺到媽媽還是愛她的，想到自己反偷偷的藏起她的錢，不覺大點眼淚流出來了。

媽媽見了有點生氣問道，「你不喜歡這些筆嗎？給我。」

「不，」她答了這一個字，緊緊的捏了粉筆，就跑回睡房去了。

111

第二天全家亂烘烘的鬧了一個早晨，太太的手錶不見了，上房下房什麼地方都翻騰過，也不見錶的影子。末了太太忽然恍然有悟的喊道：

『Katherine 來，說實話，你拿我的錶沒有？』

『我沒有拿，媽媽，』開瑟琳臉都嚇青了。

『怎麼有蝴蝶放在我房的玻璃缸裏呢？你一定進我的房來了。』媽媽怒氣沖沖的說，『你真是沒出息，你爹爹還常說我偏心不喜歡你。你看，你就這樣不聽話，我不在家，你跑到我房裏幹麼？』太太見女兒嚇得只抖擻，也逼不出一句話來，心裏免不有點軟下來，又道：

『家裏也只有你同王媽他們在家，前門是鎖好了的，有人也進不來

要有賊從後面進來倒也可以的。王媽一睡着便像死狗一樣，你說實話，你睡中覺沒有？」

開瑟琳怕說沒睡中覺便要罪上加罪，只好點頭說，「睡了。」

王媽覺得有話可以幫忙，便連忙說，「她睡了中覺了，睡了兩點半，直到送牛奶的人來了方起來的。」

太太聽了默然一會兒又問女兒道：

「傻孩子，哭什麼？告訴我，你睡在房裏聽見有人進房走路聲沒有？」

開瑟琳見媽媽忽然不大生氣了，她覺得事情有點轉機，她方鼓起勇氣答道，

「我纔睡醒時，好像聽見有人輕輕走進房又走出去。」

「你怎不出聲呢？」

「我問了一聲誰呀？沒有人答應。」開瑟琳又鼓起勇氣說道。

太太點了點頭。她翻開瑟琳在房裏睡了半天，下午便叫王媽母女收拾鋪蓋走。

王媽指天發誓她們沒有偷錶，且在錶沒有找到時，她不肯走。太太板起臉孔說道：

「叫你走是我可憐你窮纔這樣辦呢，若不，我把你們送到警察局拘幾天，逼你找出錶來，你纔知道厲害，快給我滾吧！」太太想到王媽的沒良心，叫她女兒來白吃一個多月的飯還不知感，不覺生氣起來了。

王媽默默擦了眼，請了安，抗着鋪蓋，女兒在後跟着便走了。

四

一連下了三天大雨，一個下午雨忽然住了。滿山樹木。綠油油的被雨洗刷得真正可愛，一處一處的響着涓涓潺潺的泉水，西山頭亮着一大塊朱紅的晚霞，那爛熳的光采直照入個個喜晴人的心裏。山路上三三五五的走着裙裾飄飄的中西仕女，小孩子都穿戴得像店裏的洋娃娃那麼可愛，跟在親愛的人們身邊。

『媽媽，我們也出去走走吧？』 Alice 在廊上望着路上的人們對母親說道。

『George 外邊多好，我們出去走走吧？』太太向在園裏的先生喊道。
『花園裏也滿好，用不着到外邊賞玩了。你來看看那塊大石頭旁邊的

瀑布多好！』先生答道

『好，我們也下去看看吧，Alice。』太太說着領了大女兒到園裏去。園裏的雜花，任雨後格外鮮豔奪目，空氣裏洋溢着一種悅人的草香。孩子們的跳躍呼叫，更是像小鳥般可愛了。

他們兩夫婦繞着園子走了一圈，發現了幾個新流泉，幾堆新發芽的花草，末後將走到夜來香花池邊，先生忽然叫道，『這花底下有一個什麼東西，發金光的？』他說着便趨前檢起來，原來是個手錶。『這不是失掉的手錶嗎？玻璃破了。』

太太連忙奪過來，細看果然是遺失的手錶，但是它怎會在園裏呢？

『怎會在這個地方呢？別是那天你走路時掉在地上的吧？』先生笑着說，他心裏想着說一句冤枉了王媽的話，還未敢出口，太太便接着道，

「我那裏會那樣糊塗，掉了手上的錢都不知道。那天我特別不帶錢是因為怕小弟弟要我抱，攔壞它，所以留在家裏的。這有什麼奇怪，還不是我那天說的那句送警查追問的話嚇得甩下來的贖物。也虧她想得巧，甩在園子裏。足足過了三天才發見。」

先生似乎還想補說一句話，這時恰巧開瑟琳跑過來，小弟弟在後追一雙大孩子的長長的腿及一對肥胖的短腿在太太面前掠過，她便叫道。

「Katherine 站住，地上這樣滑，你還讓小弟弟追你，讓他跌交玩嗎？」

開瑟琳立住，喃喃的道，「是小弟弟要追我，我沒有！」

「Katherine，你再回我一句嘴，你就得關在黑屋子了！」太太口裏

說着話，手裏却很惋惜的摸弄着手錶。開瑟琳忽然看見這是埋在土裏的鏤，全身不覺木了，立着不動。

幸虧媽媽爹爹走上廊子去，沒有人注意她的樣子，她呆了一會兒，定了神私下想道，「銀兒在這兒，她也要奇怪了吧！」

立了一會兒，忽然覺得冷清清的，她一步一步向廚房請飯的籬笆走去。

生
日

四月中旬早晨太陽剛出來，小鳥吵聲結成一片，銀閣寺附近的人家都開了自來水管潺潺的任它流下來洗石塔澆花木了。去幼稚園的山道上時有一隊隊小木屐踏着砂子過去，這清脆的可愛聲直送進每個母親心裏，她們嘴裏輕輕的唱着歌調，把袖子重新的掛起，把盆裏花花綠綠的小衣服搓揉着或把手裏的簪子悠然的在地上畫來畫去。

「媽媽，瞧！」晶子獨自扶着短欄杆看着窗外連續不斷花花綠綠的小人兒在路上走，她高興的叫起來，伸着小手指着道上。

媽正在低頭收拾東西，隨意抬一抬頭望道上微笑說，「人家上幼稚園去了，你什麼時候去？」

「唔？」晶子聽不懂常常這樣發問。

「上幼稚園去。」媽答。

「……上公園去，媽媽去，晶子去。」公園兩字是晶子早就會說的，新近她雖學說四五個字連成一句的話，這回是頂長的句子，媽聽得高興極了，跑過去攙着她問道：「爸爸去不去？」晶子正注意看對面水管不住的流水出來，還沒聽見，隔房的爸爸跑過來叫道：「爸爸也去。」他說着便坐倒蒲團上，「媽今天忘了是什麼日子了吧？我們一會兒就上山去好不好？」

媽略停一停笑道，「誰會忘了我們小公主的生日！」這兩整年種種憂愁，麻煩，快活的光陰像輕寒薄暖的東風重複吹過來一樣味兒。

「那末快來給小公主打扮吧。」

「忙什麼，等她吃過這一頓飯再去不好嗎？東西都擺好，只等端來吃就是了。」媽說着便起身下廚房去。

晶子的家只有爸爸媽媽，爸爸常看書，媽媽常坐在晶子一旁做針線或打編物，爸爸甩下書時，必來抱晶子到窗口扶着欄杆向外望，他告訴她對面一堆「圍的東西是「山」「河」「樹」，讓晶子跟着說一遍，又道「山上有樹，海裏有魚，樹上有鳥。」他說完還要晶子學說，晶子跟着學倒也一字一字慢慢的叫出來，不過鳥字聲是那麼怪好玩的，鳥……鳥……好像隔壁老貓叫聲，晶子學時就笑着說不出來。

「喂，晶子，來問一問你……」爸爸一把抱過小女兒來放在膝上「你說，山上有——什麼？」

「有四。」晶子歪頭睜着一雙長睫毛的大眼睛鄭重答道。

爸爸含笑點頭又問道，「河裏有——？」

「有驢」她的小嘴捲成小喇叭樣答道。

『有臟？』爸爸反學她的嫵媚聲說一邊，『算你對了吧。樹上有什麼？有——』

『有妙……妙……』晶子學着貓聲，說完便伏在爸爸的懷裏笑，因為說了多次都被爸媽笑到她支不起來，要爬到懷裏去，這一回她是預先伏到懷裏去了。

服侍完晶子吃飯，爹媽收拾了一番，爹爹抱着晶子，媽媽拿着晶子零用物件的布袋走向電車道去。

晶子今天穿了一件剛齊膝蓋淺綠色翻白領袖的小綢洋服，上身套了件雪白毛線織的小背心，沿領口是一圈另外加上去的小黃玫瑰花，天然彎曲的頭髮上繫了一個淡綠白點的緞帶結子，穿着小白皮鞋，這都是她看見了就要媽媽給穿用而未成功的東西，今天居然都在身上了。她在路上不迭的

低下頭來瞧。那白絨背心和白鞋在這小心窩裏都閃出銀光呢！這時她烏溜溜的眼珠子忙極了，左右前後的看。

「喂，老實點，別總轉身子；」爹爹笑拍着晶子道，「你再轉，我抱不動了。」

「讓她下來走幾步吧，到雷車站還有一會兒呢。」

爹爹果然把她放下來拉着一隻手在地上走。她讓媽也拉一隻，這樣她可得意了，一路走一路跳起雙腳打秋千玩。不多一會早把媽媽累得臉通紅了，爹爹也說，「還是抱行好些。」

她雖然以前也曾坐過兩三次電車，不過那是一歲前後的事，連影子都不會記得呢。這回她仍感覺實在新鮮，在她早晚上街散步時見過不少奇奇怪怪的人，可沒有車裏這樣多，而且大家擠在一起不走動，有許多人好像

都在看她，他們却也不笑也不說話。

「爹爹！」晶子往爹的懷裏一擠，回頭望一望大家又挨近爹爹站一步。媽明白她的意思，一把抱她起來坐在自己膝上。「看看窗戶外頭的山，」媽指着窗外哄她看。

窗外的東西，房子，樹，山，人和車子都跟着電車跑驛。追，追，追——她想起在家裏爹爹拉着手走，媽在後面走來一邊喊。她一聽見這聲音一定要大步大步跑往前的。

「追，追——」她笑着搖着媽的肩膀要立起來跑了。

「坐好吧，寶寶。」

晶子仍然攀着肩搖，一邊想溜下地來，媽無力再抱了，只好板了臉說，「再不聽話。闖覺覺去。」說着把她往膝上重新坐正了。

這時車忽然不動，有許多人去了，換來一班人，那裏面有個穿着花衣戴了一頂花帽子的老媽媽，手裏牽着一個大貓，坐在晶子對面。不一會那大貓坐在地上，兩隻眼不停的望晶子，她正想向他招手（像她平日對隔壁的小貓一樣）不想那貓忽然張大了嘴伸出很長舌頭來，微微喘着氣。她立刻拉着媽的手叫道，「貓，貓！」

媽還未答話，正巧有兩個伯伯（像隔壁伯伯樣兒的）走過來攙着那條大貓。他們笑着同爹爹說話，對她招手笑，晶子想說話又不好意思。正好門外有人拿着一籃可愛的蘋果走進來，她便牽媽的衣襟，伸着粗短的小胳膊擋着。

車的格格隆隆又開始跑了，這像木馬的搖動又像籬車裏推着走的咪兒又在媽媽軟軟的膝上，夠多美呀！——晶子的小腦袋漸漸前顛後撲，小嘴

張着打呼了。

「到了，寶貝，醒醒。」爹媽同聲叫道。

爹爹抱着晶子擠出人堆，便放下了。許多人，忙碌的一邊說話一邊跟它走，大屐踏着砂道，格得格得的作响，河內的水潺潺的流，柔軟的東風吹着她蓋膝的小裙子，胖胖的凸起來，直像一朵浮在水面將開的睡蓮。

面前是一大片空地，地上有好多補了猩紅氈子的床，床上有穿花衣服的人坐着喝茶。上面是樹，掛了一球一球圓的可愛的小燈籠，也有風擺擺，「媽，給晶子一個！」晶子伸着小手指道。

「不能給，乖！」

「寶寶看見花沒有？來，爹爹抱你看看，」爹說着便抱她起來指着樹上的花又道，「櫻花，櫻花——」

樹頂的花被溫暖的日光晒着陣陣散出微帶粉味的香，花被淡金的朝陽罩着，那玉琢粉搓的花瓣更顯出柔膩光潤的顏色。雲雀與黃鸝不斷的飛來飛去，唱着迷戀的歌喉，一曲又一曲的唱。

晶子覺得身子輕鬆極了，舞着小胳膊輕輕的跟着亂唱，爹爹真有點抱不動，正要放她下來，晶子儘伸手叫道，「爹爹，花，花！」

她意思要伸手去摸一摸樹上的花，不過她沒說明白。爹爹聽說便答，「不要動！」就把她放下了。

爹爹拉着她的手走過那踏着響得好玩的長木橋，他們叫她停步望對岸的櫻花，那一大堆一大堆粉光甜香使她記起昨天爹爹給食一小塊的點心，那多可愛啊，爹爹只肯給那一點，多可惜！

過了橋他們走到樹底鋪紅氈的床坐下，一個花衣服姐姐笑嘻嘻來問要

吃點什麼，媽媽說了兩句話，不一會，就端了一盤子點心和兩碗東西來了。

「寶貝，好好坐着，」媽媽把她坐在一邊，他們提起筷子就吃，晶子不住眼的看，那碗裏的粥噴出透鼻的香。盤子裏圓禿雪花的點心一個個像媽媽昨天吹的肥皂泡在眼前打轉，怎樣抓住它！這樣抓住它？晶子想了想，末後忍不住同平日那樣指着點心道，「寶貝不吃，寶貝乖，是不是？」

爹看媽笑了笑。晶子看見又指道，「寶貝不要，」說完閉了小嘴，咽了一口吐沫。

「怪可憐的，給他一點吃吧。」媽說。

「剛吃過，又吃？」爹說着就抱她下地，「在地上走走。眼不見心不

煩。」

在地上走倒是遂了她的心，她跑到近旁那花衣姐姐的小屋子裏瞧瞧架子上擺的各色閃光放亮的瓶子杯子，她尤其愛那花玻璃珠穿的簾子，用手剛剛摸得到，涼冰冰，滑禿魯的！

那姐姐笑着向她招手說，『可愛的小姑娘，來，來！』

晶子望着她笑了笑却站着不動，這時那姐姐又捧着一大盤點心往外走，走到她身前却彎下身子把盤送到面前笑說，『拿一個，不要緊。』

這真是多大的機會，晶子緊緊看着盤子，滿面是笑，却不敢抬手，末了她望了望爹媽，媽媽正說，『寶貝，說謝謝，不要。』

她勉強照這樣說了。那姐姐帶笑端着盤送到另一張床上的人去。真糟，爲什麼他不送到爹爹那兒呢？晶子狠狠的看着那盤子。

那姐姐托着空盤子扭扭捏捏的轉回來，笑向品子道：『你真是一個可愛的孩子，美極了！』說着伸手來拖她，嘴裏道：『來，我給你點好東西，媽媽不會罵的，』

品子跟她走到裏面，姐姐抱她坐在一張補了白單子的櫥前，櫥上放着一個鮮紅的瓶子，裏面插了一大枝白花。

那姐姐見她不住眼的望着，忽然摘了一球下來，說：『藏在你身上，多美呀！』

品子以爲這又是逗她玩的，不敢伸手接，那姐姐笑道：『媽媽不說，拿着吧。』

『爹爹？』

『爹爹也不說你？』那人笑着把花遞過來，品子接着笑了笑便往外面

跑，舉着花叫道『爹爹，媽媽，她給的花？』

『寶貝，說謝謝沒有？』媽指那姐姐道，『說謝謝去。』

一會兒那姐姐笑嘻嘻的來向爹爹說『謝謝』，爹媽也不說『再見』拿
起東西就走了。

他們三個走了一會，晶子手裏拿着花，要一邊走一邊看，所以沒牽着
媽媽的手走。爹爹在前帶路嘴裏學鳥吹着哨子，媽在後扶着洋傘慢慢的看
東西，晶子夾在中間，她在路上有時看見一塊閃亮的碎玻璃，有時看見
一張花紙，有時看見一塊圓滑的小白石子都要停步檢起來。

一會到了水聲嘩嘩不住流的地方，爹爹便坐下來看報，媽說，『坐下
再玩玩。』

他們也讓晶子坐在石上，爹爹從口袋掏出一捲報紙，打開了看，媽也

拿了幾張，笑着哄晶子好好的坐一坐再走。

那黑漆漆的紙有什麼好看？晶子望了望就扭過去看對面石頭上的茶棚，紅氈上面又是擺了一盤雪亮滾開的點心。棚子旁邊是幾顆雪白的花，一陣風吹，樹上撲撲的掉下幾小團白的東西到水裏去，晶子忽然想起伸手去接，不想撲一個空，她的小嘴張了張很可惜的呼了一口氣。

那掉在水上的花，隨着水一朵一朵溜着跑。忽然一陣風起，又是撲撲的吹落，掉在水裏流，流到外邊去，不一會就看不見了。唉呀，怎麼也抓不着它！他看着就急喊道，「媽媽，看花，花沒有了！」

媽聽了并不抬頭看一看，只應了一聲，「唔！」

她呆呆的看着一陣一陣風吹花落，一回一回的流水載着花朵跑，跑到外邊就不再回來了。那一顆樹不多一會兒一點花也沒有了，空了！這空

了，比她吃牛奶時忽然發現杯內空了是同一的不快。於是她不要再看，正要立起來走，忽然看見有一團潔白可愛的東西放在衣服上，一看正是給水載走的那樣花。她像驟然拾到奇寶那樣雙手捧起來送到鼻子一聞，那微帶甜芋芋的花粉味兒直沁得鼻子發癢，她就把一朵花送到嘴裏去了。

媽媽偶然回過頭來看見晶子的嘴微動在那裏嚼東西的模樣，跑過來喊道，「我的寶貝，你吃什麼了？」

晶子只管閉着口嚼不答話，爹早也跑過來用手扒開她的小嘴，低了頭望，望不出什麼。就用手指掏，掏出來的是一些淡淡黃綠色的東西。

「哎呀，可憐死了。吃了什麼呢？」媽半憂半惱的叫，又抱她起來把身上的花遠遠的擲到水裏去。

「寶貝，是不是吃了那個呢？」爹指着擲去的花問。

晶子笑着點一點頭，忸怩的爬倒爹的懷裏，

『不知她吃了多少，有沒有毒，回去經過醫院，我們下去問問醫生吧。』

爹爹點了點頭，把報紙捲起來塞到袋裏，抱起晶子說，『我們快一點回去，木村大夫也許沒下班呢。』

路上爹媽都不像來時那樣有說有笑的了，他們什麼都不看，只顧急急的走。她是怎樣想再聽一聽爹爹方才吹的附子呵！

走過方才吃點心的地方，晶子望着頭上滿開的花仍然那麼可愛，她拍了拍爹爹的肩膀哄道，『花花美，爹爹，瞧呵！』

倪
雲
林

一

『可惜我不是吳道子，不然昨天那光景正好畫一幅很神氣的餓鬼圖！』倪雲林坐在塔前晒着背，忽然記起昨日給散資財與親故的情景。

這時正是十月底，江南晚秋，晴朗可愛。花壇裏十數株黃英，浴着日光透出清香，幾個粉蝶蜜蜂緊繞着花飛。

粉牆畔三五竿修竹，垂着碧葉伶仃的立着，幽靜宛如絕代佳人。

『濟闌闌倒可掉頭不顧，這院子的花竹，却未易忘懷！』他悠然顧盼着，想着自己所定的遊蹤，嘴裏却吟哦着『未能拋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官人，今夜沒有米了。』一個老僕緩緩走來說。

「倉房裏都沒有了嗎？」倪家米素來都向倉房裏取的。

「再有十個倉房也會拿乾淨的！」老家儘微微笑着笑答，他的不自然笑容告訴主人昨日的事迂得可憐。「咳，我活了七十歲也沒有見過昨天那樣的事，平時一個個都是有禮有貌的，原來一斗米量少幾粒都會紅了眼動手動腳……」

雲林知道這老人家要發一發牢騷了，却不知要嘮叨到幾時，只得打斷他的話。

「到隔壁借一兩斗去罷。橫豎他們也不在乎這些。」

老頭兒苦笑了笑，應着懶懶的踱出去。

望到這老人憂鬱不勝的神色，他心裏微感不快。立起來繞院子走了一週，便喊小傭叫着轎。

不多時他上了轎吩咐到城外去。

轎夫知道又要到那空曠地去了。抬起轎子，依着往例，只檢僻靜小路走，一會兒便到城外了。

其實一樣是蔚藍天空，罩在郊外，便自不同。面前一片黃碧迤邐停勻的曠野，嵌上空明清澈的溪流，幾座疎林後有淡施青黛彎彎的遠山黏着。時人浸在這秋光裏，方才的不快早溶化了。

轎子在一座林子前停下來。雲林便在樹下閒步。林畔一灣碧綠的清溪，倒映着疎點丹黃的枝柯，美極了。

秋日山野調色的富麗，益使他堅信山水不能着色。林下幽靜得令人意消。他恨不能把清闊闊立刻移到這里。

「遠山掩映溪紋綠。蘆屋蕭然依古木……」不一會他吟咏出這兩句新

詩，落葉在脚下沙沙響和。

來回不知走了多少時，抬頭一望，遠山入雲，天半起了朱霞了。此時林外微聽得有人低語：

「我就看不出這個地方有什麼好玩，又沒有山。又沒有水，石頭都沒有一塊生得雅緻的。直呆這麼久！」

「就是這些樹也比不上侯府裏的好看呵！他們園子裏的梧桐，松柏夠多好，三伏時坐在樹下像浸在水裏一樣涼。」

「得了你怎麼知道那樣涼，你又沒有去試過。」

「隔壁老王說的。若不是大官人脾氣怪，我們倆現在也可以在侯府裏歇歇了。今早人家又來請了兩回。」

「三九天坐在樹下，侯府裏也不見得比這裏暖和。」

「你真是死心眼，在侯府歇着，還怕沒有茶喝，沒有點心吃！至少也有椅子坐哪，不用挺得腰酸了。」說到這裏只聽捶腰聲，低低怨道：「莫非來會什麼神仙？太陽都下了，還挨在這黑樹林裏。」

二

到家後在燭光下雲林寫了一幅畫，題了新詩。畫中意構，自覺與人不
同，心想怎得王叔明來，看他怎說。

第二天叔明邀來了。壁上新貼的畫，墨骨尚未乾。

「逸山掩映溪紋綠，羅屋蕭然依古木，籃輿不到五侯家，祇在山椒與
泉曲。」叔明把畫上新詩吟哦一遍，點頭道：「別有天地，不差，詩如其
畫，畫如其人！」

「誰不是畫如其人的？」雲林笑道。

我說的是意態蕭然的人，「叔明也笑了，「畫上蕭然並不難，難在蕭然而有物外情。第三句似乎有點來歷，聽說昨天侯府又來請你去，你曉得不知去向。」

「那地方豈是我這懶人去的！」

「我看你任什麼地方都懶得去，惟有出城不懶。」

「出城若沒有轎子坐，說不定也懶得去。」

「我就不佩服詩上這一點，」叔明笑道，「那見住羅屋的人，出門還要坐籃輿，豈不是「稻草蓋珍珠」？」

雲林見說，不覺也笑起來，道，「第三句原是胡湊上的。」

「我們這樣人上山去倒是帶有籃輿的，不過羅屋不見得一定可以住。」

我向來主張舒服的，逛山時不但要轎子，索性連家僕食盒都帶着；遇到幽勝地方，便住下來也方便。」

「帶着大隊人馬，那里像逛山，倒像上任去了！」雲林哈哈大笑起來。

「若不是這樣，不會舒服的。」

「要舒服，還是躡在家裏看看花，喫喫酒舒服多了。」說到這里，他停了停道，「所以我常說不去逛山就能，要逛就要去些俗人不到的地方，還要獨自去，方纔覺得有味。若是還得帶一些家人，趕到大家去的地方，那不如就到城裏娘娘宮，大佛寺玩一輪倒有趣些。」

「若是不帶人去，還要到些幽僻無人的地方，餓了沒得吃，冷了沒地方歇，那在我是什麼趣味也覺不到吧！」

在笑聲中雲林心下說道，「這個人，若不是從小就仗他好舅舅的（一）

薰陶，此時祇是個畫師（二）罷了。」

三

一個月後王叔明又來到清閣閣上。

閣內寂然無人，書案上筆墨凌亂，窗上湘竹瘦影，婀娜搖曳着。正才過午不多時，他忍不住去擾主人清夢，只在閣裏徘徊。

忽見壁上新貼着三幅水墨畫，過去一看，才知是主人的新作。

「來了多時了？」忽聽背後有人這樣叫。

「纔一會兒，」叔明笑，「從今懶瓚的寶號可以不要了，已經寫了這些畫！」

「你看還要得嗎？」

「我看荆關也不過如此。」

「荆關是不敢望的。」雲林一向祇推崇荆關，不像別的畫家一味尊重古人，他是不信古定勝今的。

茶送上來，叔明一邊吃，又道，「這幾幅壓倒當代一班人了，就是大癡也……」

雲林謙讓不遑的說，「大癡那裏及你？你却常把他放在前頭。我總覺得他多少還脫不掉時下縱橫習氣。」

「他的渾厚蘊藉，倒是不可多得的。」

「蘊藉還可說，渾厚未見得吧？」

談笑之間，不覺日斜。叔明灑行時，重立在畫前着意看了一會兒，指着那幅高絜秋亭圖說道，「我最愛這一幅。以前你總是寫些秋林平遠，古

木竹石之類。有那蕭然澹簡的意境，有那惜墨如金的筆緻，格調自是高了；不過那是毫不費氣力的。那種畫說不出爲什麼，我總覺得有點滿意……」

「那是不滿意我的懶吧。」雲林笑說。

叔明見說也笑了，道，「現在我明白了，從前你是缺一點蘊藉渾厚。現在你是不缺了。這萬整真寫得出。」說着正欲走出去，忽然返身回來對着畫道，「方才我總覺得今天的畫有點新東西，從前沒見過的，看原來却是這個！」

雲林順着他手指看去，却是個亭子，正欲說話，叔明又道，

「你一向笑話我們愛把亭台樓閣搬到畫裏去，你是有了扶杖的人都嫌多餘的。這回三張畫裏都有了這個，敢是有什麼新見解了吧？」

「這個連我自己都未覺到！」雲林笑說。他想到目前在山中遇雨狼狽的情況，很是好笑。「這裏沒有個亭子也許顯得空一點。」

「這裏，這裏呢？」叔明指着那兩張的亭子笑問。

「也是有個亭子好吧！」雲林應着笑了。「其實我也沒想到盡這許多亭子。倒是有風雨的時候，沒有亭子真不得了。」

「上回你上山去碰到下雨嗎？」

「豈但碰到雨，差點凍死了。」雲林提起來還覺得身上發冷似的，把手緊緊揣在袖裏，「上山時便下細雨，那米家山水，倒是真迷人，我只顧慢慢走着玩賞，不知走了多少路，聽見惠泉寺已敲晚鐘，那是快天黑時候了。雨是夾着風大起來，雨傘已經遮不住，身上溼透，一邊走一邊抖擻，心想再找不到地方避一避雨，也許就凍死在這山路上了。」

『樹底下，岸石底下都可以避一會的？』

『不行，不行！』重提起來還覺得可怕，也可知那天風雨是如何可怕了。『好在走了一會，忽有個砍柴的走過，告訴前面有個山亭可以避雨。』

我問他回了些柴，在亭子裏烤一烤火，衣服纔乾了。天是很黑了，簡直看不見路，正在不得主意！家裏恰好派轎子找來了。』

『可見盤輿還是少不得的！』兩朋友一邊說笑走出去了。

四

雲林五湖倦遊回來正是黃梅天氣，終日下着牛毛雨。閣裏殘餘的書畫，都黏滋滋的生一層綠霉，摸一下就得洗一回手。門窗關着黑得不見人，敞着却不時吹進街巷臭溝子的氣味。

連日雖然下着雨，清閣關上却不斷的有親戚故舊來探望。他們都是帶着專誠并人事來問候。主人一向怕會客，近來因家中減政，辭了關人，有客來一直往裏走，碰到面只好會了。主客寒暄三兩言後，常默然相對。有些自以為解事的風雅人，就絮絮的與主人談詩論畫，推崇一番之後，便誠懇的請求墨寶。

今天又來了一羣愛好風雅的客人，圍了主人求詩畫。雲林耐煩不過，祇得默然笑應着。正在無可奈何時，叔明恰好來了。

叔明見樣，笑道，「我看大家都同我一樣主意，沒收到畫債是不甘心空手走的，好歹揮幾筆吧。」

附近三幾個親友見說齊聲道，「來清閣如入寶山，誰肯空手回去。好歹大筆揮一揮吧！」

雲林苦笑，默默走進裏間畫案前，心中紛紜不悅，懶懶的提起筆來。早有書僮把紙鋪好了。

客人聽見主人寫畫去了，一個個躡足含笑走來圍了畫案。雲林連頭都不側一下，只顧向窗欄出神。

一會兒伸紙連寫了三四張竹子，以為可以了債了，誰知面前畫紙却不斷的鋪上來。衆人口中說着好話，陪着慇懃的笑，捧下筆走開去是神仙也做不出的。

雲林只好毫不思索的一張張畫下來，此時間內氣味漸濁，知意的書僮，又頻頻向寶鴨內添香。叔明見他朋友臉色青黃不堪，只得上前說道，

「天已要黑，主人也得歇一歇了。」
那些已經拿到畫的客人，都答該去了。

作別時客人益發慙慙的恭維，三五個文詞講的先生還絮絮的談詩畫，有一個年老些的高聲說道。

「此真所謂寫胸中邱壑，作文章所謂一氣呵成，神來之筆也！」

雲林已經疲乏極了，聽着這樣恭維話，更加不耐煩，低低嘆道，「寫什麼胸中邱壑，寫胸中晦氣罷了！」

幾個站得遠些的客人，尙未聽清楚，那老者以爲雲林必是答他方才的話，搶前說道。

「悠說寫胸中什麼氣？」

叔明早聽清楚他朋友的話，他看了雲林一下，代答道，

「他說，寫胸中逸氣。逸字下得好！」

大家很小心的記着這畫家的話，當下慙慙道別了。

註：(一) 猶松雪乃王叔明之號。(二) 宋元所謂畫以有如今日畫之畫好。

附錄 雲林畫：一幅在日本東京審文書院智印過。為松亭圖，在北平文華殿內，其餘有亭子的畫幅，一在完白山人後齋手卷，餘者或見於中國名畫錄，或見於畫其昌、王逸台、輟庵、休仿本。

雲林字畫，見當代史畫家傳，並其昌畫贊，輟庵、休仿、香館畫跋，輟庵、休仿、畫其昌、王逸台、輟庵、休仿、香館畫跋，輟庵、休仿、畫其昌、王逸台、輟庵、休仿、香館畫跋，輟庵、休仿、畫其昌、王逸台、輟庵、休仿、香館畫跋，輟庵、休仿、畫其昌、王逸台、輟庵、休仿、香館畫跋。

寫

信

（星期日早晨，隔壁張太太笑嘻嘻的抱着孩子走進伍小姐的書房）

……伍小姐，好早呵！禮拜天還寫字看書，真要考女狀元去了嗎？我等您的禮拜等了不知多久了，今天在床上睜開眼就聽見教堂打鐘，我急道，「阿彌陀佛，可等到禮拜天了！」我從前十天就想求您給寫一封信，石蕊天天忙着上學，回來又看書寫文章，不敢來擾您，心想慢些回他，也沒要緊，不過，這幾天他又來了兩封信。

……誰，就是他的爹。小姐，您不知道開眼睛子是多麼苦呢。像您多痛快，有多少話，提筆就寫出來。當初都怪我的媽，我爹倒是死要我上洋學堂念書的，我媽怕上了學堂就變了自由女，上野男人的當，怎樣也不放我去。前天我還埋怨她老人家說，「你瞧，都是你當初不讓我上洋學堂，現在鬧到成個開眼瞎子！看人家伍小姐多痛快，『下筆千言』。再說人家還

不是一樣金枝玉葉的保童，那裏就會變成自由女？」她老人家也後悔了，現時天天送小姪女上學云。

……要寫什麼話呢，想說的話真是太多了。我常想真虧得您記那整千上萬的字，要用那個，就寫那個。我們不認得字的，就是想把心裏裝的幾句要緊話，臨時要那句說那句都不容易呢？不知爲什麼原故我一見了像你們這樣「水亮」似的小姐們，就喜歡得不知說什麼好了。那回我同他爹拌嘴，還對他說：「你別看我一定得久挨在你家裏的，看我明兒就找事做去，我是不怕丟臉的。若在伍小姐家當做針線的比在你這狗窩裏當奶奶強百倍。人家向底下人說話，從來沒有大聲嚷一句，那像你們這沒見世面的，芝麻大的事做差一點就火了。我還不是你的底下人呢！」您沒聽見過他爹吧？真是牛性子，一肚子草，若不是他開口就得罪人，還不早就是個

營長。周奶奶的大兒子同他一齊進軍營的，人家連團長都已經做了！聽說新近還娶了個千金小姐做二房呢。

……他爹吃營裏飯快十年了，現在還是個倒糶連長。一個月裏不知那天關到餉，除了關餉那幾個死錢，一點油水也撈不着。每月家裏還得等他關到餉纔有錢寄來。若不是他的錢靠不住幾時寄到，他早就該穿幾件涼涼快快的小洋服了。你瞧，這一件小褂還是去年他的姊姊做了過節的，今年輪到他穿了，總算我會省了，饒這麼着，他爹一見面還抱怨說家裏永遠存不下錢。

……我常說，大人是「殘花敗柳」破破爛爛穿一穿沒什麼要緊，小孩子是一枝花，人人愛，除了沒爹掙錢的就不該打扮成個小要飯的樣子。小姐，你說是不是？……他爹頂寵他，每回捎東西來家，只有他的，兩個姊

姊一樣也摸不着。四妞兒還好，不當回事，三妞兒就常常生氣背地裏哭。我說，「十個手指有長有短，有什麼好比的。」

……共總生了七胎，只落得三個，不在的是三個小子一個丫頭。死一個，他奶奶就怨天怨地的心痛好久，他爹就同我拌一回嘴。你瞧他爹講的好笑不好笑；他那回在那裏咳嗽嘆氣的難過好半天，我看不過就說「什麼事都是命，反正閻王簿上沒孩子的名子，小兒也不敢來找」。他答道，「你生得容易倒罷了，我養得不易呢！」我聽了也不理他，只有到背後去掉眼淚。人家自己掉下來的肉還不痛嗎？自從有了孩子，那一晚上我睡過好覺，剛剛閉上眼，不是小二要撒尿就是三妞喊肚子痛，或是小的嚷肚子餓，一晚上不知要爬起多少回伺候這些太子爺呢。就是兩個女的也沒偏沒向的一樣操心。你聽，我纔剛過三十呢，頭上已經不少白頭髮了。……

唔！小乖寶，不要勳掉上東西，放下。小姐這裏有大棍子打人的。

……「告訴奶奶」？哼，奶奶不信你的話了。奶奶愛小姐不愛你了。放下吧，不要弄壞了，真是怕得不成樣兒了。乖！，好寶貝，放下同小姐行個外國禮。好乖乖，再行一個！拍手拍得好，數數幾個手指頭。……好乖！你瞧，也不怪他爹寵他，這些玩藝兒都沒有教過。他都會。他真會哄他爹，上問他爹來家，見了面別提多親熱拉，滿口的叫爹爹，兩個姊姊就不是，見了爹紅着臉飛跑。他爹惱了，往後總沒睬她們。

……我也說女孩子最會害羞的，本來已經不見一兩年了。其實他兩個姊姊倒不見得比弟弟笨，「狗也會看人搖尾巴」，見大家不愛理，自然就不逞能巴結了，他二姊還未滿十一歲，弟弟的小鞋都是她做的。她的三姊，學堂考試，還得了一個墨盒、四枝毛筆的獎賞呢。算來這年頭男女都是

樣，像王大小姐不比兒子強嗎？一個月掙一百塊，一個大子不留，嚴封交他媽做家用。王老太是一天比一天講究了，綾羅綢緞四季衣服點着穿，上回去吃酒，又見她穿一套新的，可惜臉上擦多厚的粉蓋不上皺褶了。他奶奶比王老太還大五歲，打扮起來却比她年紀小好多似的。上回他爹捐一件緞子衣料回家也沒有說明給誰買的。我說，一定是給奶奶捐的了。

子第一個想到的一定是他媽，再說她落了多少年纜熬到兒子成人，也穿一穿了。她還不肯要。我立刻叫了裁縫來裁了。前天穿了去姑奶奶家。酒，誰看見都說這個老太太愈上年紀愈漂亮，真是老來嬌。她老人家照鏡子也說連自己都不相信這是她自己了。您信不信，若說吃穿都是命註定的。你看王家大小姐不論穿什麼考究衣服，總是提提蕩蕩全身不服。您是不管穿什麼都是熨熨貼貼的是樣兒。這可是又應了俗話說的「父打扮

嬌，夫打扮嬌，自己打扮頂無聊」了。

……小姐真會說笑話。他也不打扮我，我頭髮已經快白了！說給人聽，真沒人信，我來他家十二年，他從來沒有私下替我買過一樣東西，一條手帕兒也沒有過，從前我想起來就有點傷心，現在不了，他天生是個粗心人，怪不了他。這一回捎東西都是我囑咐了又囑咐纔記得的。本來「大丈夫四海為家」，他們出去就不會記起家了吧？

……小媽是到過河南的，聽說那裏的風氣很不好，這是我兄弟的朋友講的。那裏的軍官差不多都有女朋友。他們的女朋友，大半都是女學生，其實是什麼女學生，斗大的字不過認得三升，還會囁哩咕略瞎擦一兩個洋字嚇一嚇人，那些沒開過眼的軍爺見了就佩服的了不得，天天跟着他們跑了。聽說沒有女朋友夾着走路的大家都喊他做「老憨」，那就算不「文

明」了。我兄弟說，「什麼女學生女學生的說得好聽，其實還不是被子裝的。那些軍官大包衣料，大瓶香水的送給她們以後，兩人就好到分不開了。」我兄弟叫我也要提防我們的那個。……這可把我悶死了，河南離這兒不知有幾千萬里路，他那裏唱過多少台戲，我也聽不到一句呢！前天我同王老太太講心事，她說，「男人心，海底針，摸不着，撈不着的，別太相信了好些。什麼叫做丈夫，只好叫尺夫，離開一尺就不是你的夫了。」……若論他，本是一個老實人，這我信得過的。不過王老太太說，「愈是老實人愈容易做出風流事來。」她老人家教我寫信去提醒他，他說若是沒有這事更好，若有就叫他醒一醒，不要叫人迷住了。小姐，您瞧，寫信時能寫出這意思嗎？上回我找了一位本家老爺寫信，他說寫信不比說話，有許多話是能說不能寫的。」

……我也想不出怎說好。她老人家告訴我可以用這樣說，近來有個親戚要去河南，我想同他們一道去，看他回信怎說就知道了，話這樣說他會明白嗎？可是又不能說人家叫我這樣說看你怎樣答的。這樣說他會知道人家教給我說的嗎？可是他來信問我爲什麼要去，我又怎樣回他，能說我存心寬他嗎？

……我看這真不容易寫呢。還是不要寫吧，啊呀，放午砲了，怎麼我沒有說上幾句話就這時了！過得真快呀！您不要就用飯嗎？

……小姐，您不要客氣。……既這麼說我就說一句您寫一句吧。請您說，信收到了，家裏大小都平安。叫他有便人再給捎件衣料來。……您寫了沒有？這還是不寫好些，恐怕他那裏人多看見了要笑話我問他討衣服呢。

……他說叫張抱孩子照個八寸相片給他寄去。那天我從他處他去照相館一問要三塊錢兩張呢。有這幾塊錢可以替他做件新衣服過節了。可是這話又不能這樣說，恐怕給他的同事看了見笑。再說，小姐，別看我們家裏窮，他爹向來不許我向他提到錢的。他頂恨的是兩口子見面就講錢。他說像大房裏的大娘，他真怕見她，又愛講話，講的又滿都是錢。有一回他去瞧他，見了面提到還未關出餉的話，她連忙就對他說窮道苦，什麼租收不到，什麼稅又要添，叫他莫明其妙的不知說什麼好，回家對他奶奶學說，纔知道這是他大娘怕他去借錢，所以說許多費話。以後他永遠不自去看

了。

……您說叫他不要掛念家裏，他奶奶身體好，孩子乖吧。這些活剛已經寫過了是不是？……還寫什麼呢，真是話太多了。啊呀，前院老太爺

開飯了，小姐要去吃飯了吧？他奶奶也要等急了。請您把信封寫了好寄出去。

……兩句話也很夠了，只要他接到信就好。謝謝小姐！乖孩子，下地再行一個外國禮……

無
聊

「天像是給人鬥氣，下了七八天雨還沒夠，一清早又是一個「大黑臉」。瞧吧，還要下呢！」如壁起床時便很生氣的自己咕噥道。

院子裏倒還好，桃李花落完了枝子上却長了青翠的葉子；祇是房子裏到處都有一股又潮又霉的土腥味兒。隨你摸到什麼，都是膩滋滋的。食物櫃裏裝在瓶罐裏的東西，上面都似乎變了色附着一層霉。『放在顯微鏡下，管保你不看出多少花鳥虫魚呢！』如壁一邊想着早上對義生說的話，一邊不耐煩的把櫥門大敞開，把有些發霉的東西都倒出來，瓶子甩過一邊，指着向張媽道，『你拿出去吧，不要了。』

張媽是如壁家用了十來年的老僕人，她常常不自覺的把主人的家當看作自己的，聞言正色答道，『幹嗎擲呢？鄉了又要花錢買。等好天晒一晒吧。買來的還不是一樣發過霉的。你沒有瞧見，他們舖子裏冬菇哪，蝦

米哪，那一樣不發過一點霉。賣給您的時候，拿出來收拾收拾就是好好的東西。」她說着就把掉上的東西一樣一樣檢起裝回瓶子罐子裏，連正眼都不瞟如璧一下，這擲的像是她的東西。

如璧快快的走過一邊，沒有話說，對面立着。天還是暗喪樣兒。石那重重疊疊的烏雲，像是永遠不會有晴天的了。

「我看過一半天，天晴了，買十担二十担煤放着，倒是本應的事。」張媽又開始教訓人了，「不是我愛說話，我瞧您化那麼多錢栽花種樹就不是事。常說前人種菓後人收，您保得住永遠不搬家嗎？搬家，這都只好自白的送了人吧。這年頭兒，錢！」

如璧怕張媽要滔滔的說下去，不得不止住她，「咱們中國人就是不肯花錢栽花種樹，住過的房子都是烏烟瘴氣的一團糟。人家外國人住過的地

方都有個樣兒，你看人家文華書院就像一座花園。」

「傑說這個。人家外國人過的是什麼日子！中國亂，他們溜回去執得。」

張媽說的一點不錯，中國人憑什麼同人家比呢？如璧偶然望到張媽臉上得意的神色，不覺心裏倒起了反感，說道，「你們什麼都要管一管人家花自己的錢買花買樹，你們也要不斷的說來說去。什麼是本廳的事，你們看頂好就是吃飽了飯什麼都不做，坐在家裏等天黑。」如璧想到那天她在樓上聽見張媽竊竊與隔壁的女僕議論，一個女人家只守着書房，擋得什麼的話了。她說完便匆匆的走上樓上去。

上到樓來，不知做什麼好，想到自己方纔急急的走開像煞有介事一般，不覺好笑。可是想到自己的無聊，又覺得可憐。她氣呼呼的走到衣櫥

前打開門，想換一件單衣，換換精神，不想柵門一開，一陣潮濕氣衝人鼻孔，很不舒服。

她恨恨的把柵門一碰，嘆口氣道，「老這樣下去，人也要發霉了。」其實人總有一天乖乖的躺在土裏發霉的，有什麼稀奇呢？就是現在有口氣，能行船坐，身體裏面有的部分也許已經發霉腐壞了。病痛是一年比一年多，這不是頂好的證明嗎？

想到這裏，她覺得這幾天的懊惱生氣更是無聊，可是除了暗地裏生氣落淚，又會怎樣？

無聊，無聊，都是無聊，她一邊念着却想起不知誰罵人的話來「什麼頹唐無聊，都是無病呻吟吧了，總而言之，這是懶罷了……」她一向覺得這話很對，常常記起來罵自己，今天却又用得着了。

對了，懶是可恥的，懶是一種不可原宥的惡習慣。想到這裏，她走到書棹前拉開抽屜把一月前譯開的書及稿紙拿出來。拉一張向坐下，一邊研墨一邊沉着心讀那本要譯的書，讀得有點會心處，不覺心裏輕鬆了一些，念過一章，提筆譯了兩行，忽聽得前門一片咚咚聲響，張媽連忙碰碰的走去開門。

「太太在家，您請坐。」張媽帶笑說，聲音是那麼高興，好像忽然遇到親人一般！如壁鬱鬱的擲下筆。有什麼法子，下去吧。

客人果然親切，望見主人，遠遠的便含笑相迎道，「我有好幾回想來看你，總沒得空來，你們都好吧？」

「都好，謝謝。」如壁想了一下纔想出一句話來回答，「天總不好，我也沒有出門，也沒去看你們。」

她常常不明白那些太太們從那兒來的許多話，說出口來，又現成又得體。還有那樣規切的神氣，隨和的笑，都出人意外的來得快，怪不得有此男子說女子是怪物呢。

「你你現在纔是自由自在呢，沒有孩子吵，房子裏收拾得多精緻呵！」白太太又開口了。

「那裏講得上精緻，都是粗東西。」

「我們想收拾也沒法子，你瞧那五個小傢伙，什麼時候能停手停腳的。房子裏什麼東西都不能有個準地方，禁得住七手八腳的攪嗎？真是，「一兒一女一枝花，多兒多女多冤家」一些不錯。沒法兒，幸虧他們還怕父親，若不，鬧起來，連房子都拆了。」

如璧想到前六年，白太太就講說要節育，那時只有三個孩子，為什麼

又添上兩個呢？白先生是瘦得像隻猴子，實在不能再加增負擔了。

「你的孩子都還算安靜的，兩個大的已經很像大人了。」

「你沒見他們淘氣時候呢？」白太太說到兒女，她的得意文章來了。她重新又講了二寶三寶兩個怎樣調皮，父親怎樣沒法子，四寶五寶怎樣爭認如璧的太太做乾娘，這故事如璧似乎聽過至少三次了。

主客對坐直講到把一碟瓜子吃到露底子，張媽忙着獻過三回茶水，客人纔抱歉的起身告辭。

看白太太坐在洋車上得意自在的神色，愈發增加她的沉悶，爲什麼會那樣得意呢？平白地做什麼來呢？五個小猴子早晚吵一個不安生，長成了人還不知要耗多少心力，還能這樣心平氣和的，真也虧她！看到這樣女人，如璧只有佩服，再也不忍酷水什麼了。

上到樓來，心裏仍沉不住。走到涼台看看，各家的屋瓦還是如常的一個挨一個穩穩的鋪着。梧桐已經開過花結了元寶莢子了。東邊的人家，有女人哭聲，大約夫婦又在相罵了吧？他們時時拌嘴，可也常常并肩攜手出門。年紀都不小，是都三十邊的人了。

南邊是一個有七八個小孩的大家庭，那個四十左右的母親，每天都搖顛着臃腫的身子，牽着或抱着孩子走出走入。臉是灰黃的腫着，眼睛老像睜不開，衣服總不見換，又是滿了皺摺；胸前一片精亮的，不知是積了多久的油垢了。她不停的講話却也不住的叱罵孩子呼喚僕役，夜間人家都睡了，祇見他一人坐在燈下等丈夫回來，有時還巴巴的到廚房做宵夜給男人吃。這像是個鐵打的人，磨折不壞的。

再過去兩三家是一所小洋樓，裏面住着一對年青夫婦。男人天天清早

便坐着包車去辦公，直到晚上六七點方回家來。女人將近十一點收拾停當了，換了小皮夾坐了包車出門，回來時總是兩三點鐘了，車上必是放着一包包的東西，衣料、包、子或鞋盒子吧。有時還有兩三個年青人同來，手裏都滿了東西。同來不久，大家又匆忙的出去，直到半夜，這女人方才同丈夫回來。女人不出門時却又時常請客，客都是年青人，間也有一兩個時髦女子伴了來，樓上話匣的歌聲樂聲以及人的笑語聲，隔一條街都聽得見。附近的人都莫名其妙的望着，據說這是城裏一個小沙龍，是摩登女人做的最漂亮的事了。

看了這幾家，她想起某名士解釋的家就是極及家从从家的滑稽字義的不爲無理了。

但是，一個好好的人，爲什麼要給他帶上一個枷？一個好好的人，爲什

麼要給人像養豬一樣養着？愈想愈無聊，她離開窗簾，很重的倒在一張藤椅上。

對了，豬是該無聊的呵！它除了吃飽了就睡，睡足了又吃，還能有什麼希望呢？豬，安安靜靜的在豬圈裏歇歇吧！她心下想着，嘴邊浮出苦笑，一會兒忽然跳起來走到寫字桌前提起方纒用開的筆。唉，天呵，樓下又轟轟的有人敲門了！

沒有人聲去開門，她只好又跑下去。

門開了，一個工人送阿義生一封短簡。他說中午不回來吃飯，明天三伯母請吃飯原來是三伯父的生日，教如璧趕緊買一樣禮物早帶去。信上且說「禮要值錢而又易攜帶的東西才好。」

她看看手上的錶已過十點三刻了，這一個早晨又算白過了。午飯完

已是一點，再過一趙江，便兩點了。那多麼煩膩呵，游魂似的一間間鋪子去飄蕩，想起便使她頭痛。她時常聽見太太小姐們眉飛色舞的講道怎樣買東西，那一間鋪子貴，那一間賤，那家有什麼貨色，那家缺少，翻來覆去，像唱一隻名曲那樣有興致，且記得却又那歷絲毫不差，她祇有張大眼深致敬意。

如壁到了漢口，已是下午兩點了。天還瀟瀟着雨意。街道低凹處有一灘一灘的黑泥漿，馬路旁邊的暗溝透出又霉臭又腥羶的怪味兒。行人都似乎患着失眠症，臉上沒有血色，連眼珠子都像假的。

街上綢緞莊，鐘錶行，西藥房，洋貨店，參茸店，等等，差不多都貼着各色各樣的大賤買廣告。還有兩家綢緞莊，門口紮了燈彩，有兩家洋貨店樓上還有軍樂隊在街口奏音樂，熱鬧極了。路上走過的人却像沒有看

見，沒有聽見，他們仍奮然走他們的路。世上事原來都是矛盾的，把這燈彩同軍樂隊，搬到鄉村去，夠他們怎樣開心欣賞呢！

「恐怕只贖棺材店沒有貼大賤賣的條子吧！」如璧同時想起一些愛買便宜貨，什麼物價都打聽過的太太小姐們，如若棺材店大賤賣的話，不知她們要不要進去打聽打聽。

她一路看着窗口陳列的貨物，却想不出什麼好。忽然想到三伯母常說的「人要衣裝，佛要金裝」的話來，她便邁進一家門口沒有扎彩的綢緞莊。

一個頭髮光亮，穿着淡灰華絲葛長衫的夥計迎上來，柔聲問要什麼料子。

「看一看再說。」如璧沿着玻璃櫃一邊走一邊看。

誰說中國人不維新呢？祇憑綢緞來說，老年間的梅蘭竹菊，祥雲如意或是什麼松鶴長春等等花色，現在已是完全不見，玫瑰及紫羅蘭都帶有點西洋古董氣，新的花色居然都是未來派的圖案了。

真是花多眼亂！她繞了櫃子看了一週都選不出一樣合意的料子，看了看錶已經快三點了。

忽然在櫃的一角有一束蝦青色的絲縐，花色却很幽雅，三伯父那樣高大身子穿上這種料子多麼合式呵。

「拿這料子我看看。」她決定之後，向夥計指着說。

夥計聽到顧客的語氣，臉上忽然罩了一層喜色，帶笑說道，「這是前天由上海到的新貨，材料真好，沒有一點人造絲摻雜在裏面。價錢也公道，才一塊五一尺，買的人多得呢。昨天特稅局長太太來剪了一件，

交通銀行的小老板也剪了兩身。這是道地國貨，現時大家正提倡國貨，穿上這料子，恰恰應時。」夥計見顧客不作聲，便把料子打開披在身上，洋洋的說道，「您瞧，打開更好看，又大方，又貴氣，穿起來同兩三塊錢一尺的雙絲葛一般，誰也沒猜到是一塊米錢的貨。剪一身吧？」

「等等再說，」如璧微微皺了眉，轉身向玻璃櫃中細看。

「這是新生活呢，比方才的更好更便宜了，」夥計從櫃中抽出一疋青灰的素綢出來，道：「這料子只有我們一家有，別家做夢都沒有想到呢。我瞧您也是智識階級的新人物，」說着他很精明的賺了如璧手上一捲報紙，「您一定也贊成這新生活運動。若不自己用，剪一兩身送給人，也是一個紀念。您瞧，真好不是？」

如璧怕他又要打開，急說道：「我出去看看再說。」

說完話她便走出鋪門，夥計驚疑的望着她。

誰說中國人只重精神文明呢？你看，新生活運動發起沒有一個月，就有新生活布疋結人穿了！如壁偶然在路上想着。送禮東西還是沒着落，可是她再不要進綢緞莊了。

走了半條街，也沒有看見一樣合意的東西。偶然隔窗看見一兩樣精巧的擺飾物，但是想着進去細瞧了不合意，空手出來，要看夥計幽怨的眼色，就不肯造次了。她有時在小鋪子買東西，聽掌櫃如怨如訴的道着不景氣的淒涼情況，她會忽然買了一件比普通價錢定得高許多的貨物，那天買的銅壺就是如此作成的，可是過後想起這種行為簡直訂得可笑，她會紅了臉偷偷把那隻壺藏起來。買東西真是嘆氣呵！她想起不免又嘆息了。

去到街的盡頭，她仍然沒有看見什麼合意的禮物，其實也可以說她根

本沒有看。看過三四間舖面的玻璃，已經覺得累得很，有一兩次，兩三個行人看見她停步向窗內望，他們也站住望，這使她更加煩膩。以後她匆匆的走着路。街上物事便像蒙上一層霧，看不清楚，她也不要看清了。

「煩死人了，回去，回去再說吧。再不出來當買辦了！」她一邊自道，一邊走到人力車的前面叫道，「江漢關，一角錢？」

一個年青人拉着一輛很整齊的車跑過來說，「一角錢，我去。」

她坐上去。車夫拉起如飛的跑。他的忙碌得意神氣，彷彿車上坐了個了不得的大人物，路上車夫都嘖嘖的又羨又妬的望着他。

「這不是開玩笑嗎！有什麼事要人家這樣飛跑呢？多麼矛盾可笑，一個閒人拼了命拉着飛跑。無緣無故耗這年青人那樣大力氣，罪過罪過！」她愈想愈不舒服，身上好像有十個幾虱子東釘一片，西釘一片的

難過。想到綢緞莊夥計的話，她更加煩悶，難道她自己真像夥計所猜的人一樣嗎？

「給人當作閹人總比給人看作傻子強多了！」她嘆了口氣，想到自己平白的坐了一輛車飛跑，真有點氣。傻子，小丑，愈來愈不堪了！

忽然車子碰了一個穿長袍的人，他提高聲罵道，「瞎了眼了嗎？忙什麼！」

如璧無意的回頭望了一下，却遇到這罵人的正在投過一個輕侮的眼色。

「不錯，忙什麼？」如璧點頭自道。「忙什麼？坐在車上裝忙樣，給人看嗎？」她想起從前在北京東大街上，天天看見一輛洋車拉着一個直着眼穿着奇怪衣服的中年女人。頭一天她出來，大家知道是瘋子就追着看，

往後每天出來，大家都不注意了，有人指着問，方有人說可憐是個瘋子了。

「像我這樣坐在車上，多少也同那個瘋子差不多了。」她想到不知哭好是笑好，最後她決定不坐在車上了。

「要買東西嗎？我等一等。」車夫停下問。

「不，我不要坐車了。」

「不要車……」車夫是不願意的聲音。

如璧明白，不等他再說下去，便把一角錢塞到他手裏。車夫懶懶的伸手接着，很疑惑的盯了她一眼。

不知爲什麼，她不敢抬眼回看車夫，她只覺得要趕緊走開纔好。

她一邊匆忙的走，一邊却又自問道，「忙什麼？」

吳

國

昨晚並依稀記得被兩個看護溫柔的笑容和一陣花香送進夢鄉去。半夜醒來，身子還覺得有點飄飄的；像架隻小艇，容漾湖心。

月光這時正穿過雪白的紗幕，房內一切白色的東西，桌椅，屏風，水瓶，水杯等等都給披上一層銀色，浮在空濛的月光裏。地板上幾條長長的木香影兒，似乘着微風，悠悠的歸來蕩去。這分明一切都像浸在水中，這般浮動却又這般幽靜。

薰揉了揉眼，記起，「水浸樓台」的詞句，但景物却是太淒清了。

低垂的簾幕，忽被風掀動，一陣似蘭似梅的芬香送過枕畔，她翻轉身，把額前短髮掠起，睜眼一看，原來窗台上擺着一瓶白色的雜花，迎着月光吐豔，那是聖潔的豔麗。

「原來有一瓶這樣美的花，誰拿來的？」她想著抬了抬頭，覺得腦袋

輕的，燒已退了。

她重複細看那瓶花，有百合，鈴蘭，薔薇，燕菊，藤蘿，原來一色全是白的。花插得修短適中，幽雅不俗，瓶子是細竹編的罩子，更顯得美了，是那雙可愛的手兒弄來的呢？

「像我這樣一個飄泊異國的人，居然有這般清福消受嗎！」她想着忽覺一陣淒涼，影上心頭，身子乏乏的，使閉上眼。

她猜想這些花大約是她的女友太田或小林送來的。她想起她們可親的容顏及討人歡喜的笑聲，雖則她們倆長得不算怎樣美。她常對人說，世界的美女人，日本最多了。因為日本的女人，具有十足的女性美。凡女人特有的好處，如苗柔沉靜，細心週到，愛美愛潔等等都較他國人完全。至於服謙卑與態度的柔和更非西洋或中國女子可望其項背了。蓮還清楚的

記得一班女同學分別時的流淚，以及偶有小病時熱心看護的情況。在時她因為日本女子的女德這樣齊備，不免疑心這多少不會是真情，可是那能每個人都裝假，若是假得那樣可愛，不也很好嗎？

本來她這一次的病，只是流行性感冒，來住醫院其實也是因為芳子的苦苦相勸。她含着淚發光的眼及顫動的聲音是多麼動人，呀，這可感的友情。

想到這裏，她不禁又流淚了。近來因為自己時常生病，人變得很易傷感。每回病倒牀上，淚汪汪的便記起她的母親。她纔過五十，頭髮便已斑白了。她夢寐不忘的骨肉大團圓，還不知何年何日能實現呢！她十幾歲便嫁給父親，熬了十幾年寒苦家計，十指磨成枯樹枝，好容易父親經濟豐裕了，便弄了兩個年青女人進家來，她不得不忍氣吞聲做賢惠的大太

太了。「這日子簡直不是人過的，整個江山都讓給人家，還得裝出快活樣子！」她時常聽見母親對她的姨媽訴說。她的話真有李後主詞意那樣悲側。她對姨太太從不露一些憎惡顏色，父親面前也未埋怨過什麼人。可是在早晨起牀時或午睡後她的眼睛常哭得紅紅的。吃飯時她常常用湯水泡小半碗飯很勉強的吞下去。

「我是想開了的，活一百年也是一死。若不是不放心你們姊妹倆個，誰還坐這個牢！」母親所說的不坐監牢，倒不是像新女子要的離婚或遠走，她指的却是解脫一切的死。

同時她也想到她志氣高傲的妹妹，她爲了想替沒有兒子的母親吐一口氣，遠渡重洋念書去。這孩子，她還未知曉世上有許多讀好書依然不能吐氣的人呢！況且中國內憂外患是一年比一年嚴重，政治與社會一樣腐敗，

念好了書，怕也沒有什麼用吧！

她自嘆自嘆不知過了多少時，猛然開眼，覺得房內已不像適纔那樣亮，窗外黑洞洞的，風已發涼，大約天將曉了。

「胡思亂想的竟辜負這樣好的月色！」她自怨着覺得身子仍舊很疲怠，沒多久，沈沈的睡去了。

朦朧中似乎有一隻溫軟的手輕輕掠她額髮，面前一陣白光閃過，蕙睜眼一看，原來是姓吉田的看護。她笑迷迷的拉她手說「好多了，好多了。」

試過體溫後，吉田去了，另一個看護端着一盤子進來，上面有一玻璃杯牛奶，一碟烤黃的麵包，牛油菓醬各一小碗，那朱紅的托盤襯着雪白緞的器皿，更加美艷，這裏又帶出日本女子的可愛來了。

「你今天可以吃些東西了吧。已經退了燒了。」看護溜轉着她的漆黑眼珠，帶笑柔聲說。放下盤子她就把蕙輕輕扶起，給她披了件白絨布外衣，用三四個軟枕墊在她背後，然後用手撫順她的亂髮，一邊說，「你有幾天沒有好好吃東西，怕沒有氣力多擔攔。我看您還是先將就吃點。休息一下，再梳洗好些。」

她說完便遞過牛奶去。

蕙含笑接過來，低下頭喝。玻璃杯裏映出看護慈溫親切的臉，她覺得熟悉，却想不出幾時見過。

「你的臉很熟，我好像見過你好幾次了，貴姓呵？」蕙遞過杯子問道。

「是嗎？有好幾個病人都說我的臉很熟，說出來却又記不起來。我叫上田豐子，是那個筆畫很多的豐字呢。」豐子含笑答。蕙忽然記起她笑起

來的神氣，很像她的母親！

「上田姑娘，你笑起來很像我們家裏一個人。」她怕說像老太太，上田不喜歡，所以只說家裏一個人。

「真的嗎？那多麼好，你不用想家了，多看我幾回吧！」上田這回的笑更顯得親切了。

「你如果不嫌厭煩，我可是真時常來看你呢。我朋友很少，而且都是新認識的。」蕙用感傷調子訴說着，但她沒有紅臉，因為她面前的人，像個母親，自己便覺得是個小孩了。

正在說笑，忽然鄰近禮拜堂的鐘連連響了許多下，窗外烏聲都似乎肅靜起來。朝陽此時更顯得美麗，木香棚底像有人篩弄金箔，閃着奇異的亮光。花香悠然吹進房來，使人意銷。

蕙靜靜的吃着麵包。豐子忽然走到窗前站着。

直到鐘聲止了，她方轉過身來笑問，「還要什麼吃的不！」

蕙搖頭稱謝，却問道，「今天是什麼日子？我給病攪胡塗了。」

「復活節。你沒有看見我們大家送你的花後面還有一個花蛋嗎？」她此時笑得美極了，又溫柔又天真，一邊說着，走到花瓶前把花蛋送過來，頑皮的舉到蕙的鼻子尖。

蕙笑着搶過來，舉在手上看，噴噴的稱讚，「我半夜裏就看見那瓶花了，喜歡的很。現在又加上這一個寶貝，該怎樣謝你們？」蕙說着眼眶有點濕了。

「這算什麼呢！你也愛花嗎？我天天給你換新的好不好？我頂喜歡插花了。」

「你們插的花真是一種藝術，令人愈看愈愛。」蕙看着瓶子的花，想到日本人家客座中，常有一瓶幽美的花卉擺在那所謂牀間的地方。

「我們日本稍爲好一點的人家，女兒大了都要教她們學點插花的常識。」豐子說完常識兩字，似乎怕人聽不懂，重說一次 *Common Sense* 她的英語，也正如一般日本女人說的那樣。像兩三歲小孩咬字不正確的發音。這聲音在日本男子說出來，常令人心煩發急，女子口裏出來，却加上一種孩氣的愛嬌成分。

「如此，我先謝謝你吧。」

豐子一連三天都是清早便來給蕙換一瓶新採的花。到下午吃茶時或黃昏前後，她便同另外兩個看護來陪蕙談天。說是怕她寂寞想家，給她解悶。

「你幾時回中國去，帶我去玩玩好嗎？」這一天豐子笑問道，蕙還未答，佐藤姑娘便插口道，「李姑娘也帶我去。」

「第一個就得帶我。」山本姑娘撒嬌的叫道。

「爲什麼？」豐子問，

「你們都說我像『上海小姐』」她說着把額髮往上一推，「你看，我再帶上一對珍珠耳環多像呵！」

「我明白了。這個姑娘想嫁一個中國老爺呢。她要戴珍珠耳環。」佐藤笑向山本說。

「瞎說，戴耳環便一定得嫁人嗎？誰告訴你這個道理？」山本的臉飛紅了駁道。

「你問李姑娘是不是這樣規矩。」

「這倒不一定，平常大約新嫁娘都喜歡戴耳環做妝飾品，女學生是不戴的，所以你們便以為戴了耳環的便是出過嫁的人了。」蕙代解圍道。

「這也像我們梳日本髻的意思差不多，年紀大了快出嫁或新嫁娘都喜歡梳日本髻。」豐子說。

「我的父親去過中國，他會念漢文詩。他還去看過蘇州的寒山寺呢。」山本姑娘急促的要證明她與中國關係很深，「李姑娘，我沒記錯，寒山寺是在蘇州吧？」

「沒錯。不過那只是一個名氣大的古廟，現在已經沒有什麼可看的，不是古時的寒山寺樣子了。」

「聽說現在中國許多好地方都給戰爭與土匪毀壞了。我母親昨晚祈禱時還替中國祈禱和平呢，」豐子說。

「我們今晚夜會，大家都給中國祈禱和平吧。中國打了這多時的仗，可憐呵。」山本姑娘說着，眼眶有點濕潤，似乎要掉淚。

「將來中國太平，我真要請你們到我家住些時，我母親一定喜歡你們——還逛一逛北京。」蕙很誠懇的說。

「北京真是好地方，我姊夫寄來一打明信片，上面是北京風景，唉，金黃色的屋頂，橘紅色的圍牆，白玉石雕刻的欄杆，簡直像古畫上仙人住的地方一般。我姊夫說若是我到北京繼續學油畫，一定很快的成了一個畫家。」佐藤姑娘把一向的心事洩露出來。

「可惜昨天報紙又載着北京要打仗呢！」豐子嘆了一口氣說。

「千萬不要打北京，上帝呵！」山本姑娘嘆氣說完向佐藤笑了笑。

「我們真的今晚就一仝祈禱中國太平吧。」豐子說。

「下了聖經班，就在大講堂合起來祈禱豈不好？」佐藤說。

當下這幾個人高興的談了些別的話，臨走時，豐子回身問道，「李姑娘，你今晚要吃什麼飯，讓我告訴他們弄去。醫生說你的感冒已經好了七八成，再過三四日便可出院了。」

「醫生捨得她出院，我們可捨不得她出院。」山本姑娘頑皮的說，「你得多住兩天再走。」

「誰希罕住院呢，廢話！」佐藤嘲笑說。

「我也不願意走，我倒真喜歡再多住幾天同你們玩呢，難得你們都同我這樣要好，」蕙正色說。

「我看李姑娘歡喜西餐多一點吧。今晚菜單上有布丁。哦，你不喜歡那個西米布丁的，我吩咐他們給你做一個小的蘋果拼吧。」豐子接着說。

薰笑着點頭，望着她們三人笑嘻嘻的出去。

薰這幾天浸在友誼的愛撫裏，心裏自有說不出的愉快。全身退了燒，頭目都清明起來，她不耐煩在牀上多坐，她們走後，便輕輕溜下牀來，拿過一本詩集，低聲喃喃的念着。窗外棚底的小麻雀也似乎格外知趣，輕輕的唱音飛來飛去。天空藍得同北京一樣可愛，京都屋頂青灰瓦色調的平勻沈靜，令人看了覺得真的到了北京了。

將近六時，忽然聽見院前一片喧嘩，人聲嘈雜，來往脚步的急促聲。「號外，號外」看護婦尖聲叫着。

薰悶聽一會兒，不知究竟發生什麼事，欲等看護進來問一問，多時也不見一個人來。想按鈴招呼，又怕事不關己，不便打聽，但是房外仍不止的嚷嚷，雖然聲音不大，但情形却異常緊張。

閃不過，她重複跳下牀來，走到窗前向外望。太陽雖已下去，天上仍然沒有雲影兒，在棚上兩三隻鳥不動聲色的蹲在枝條上。院內清靜如舊，奇怪呵！

忽然石舖小徑上有兩個白衣看護走過，那小白帽戴得高高的認得是豐子；蕙急向她招手，她抬頭望了一下，却似乎并未看見的樣子，轉過頭去拐灣去了。

這時隔壁的日本女人大聲說起話來，「真的這樣多的日本人死了？支那人還配殺日本人！……」

就這時一切都清楚了，原是方纔的號外帶來這可怕消息。向來民族的仇恨是不息的被一般野心的帝國主義及心窄的愛國主義者操縱製造，有什麼法子呢！正在迷惘時，有個年紀小的看護走過，投過難看與憎惡的眼色

到她面上。呀，這不是那個常笑得很可愛的小姑娘嗎？

正六時，聽見隣室搬送茶飯，病人致謝聲，溫和存問聲，特別清晰。她的飯却還未見送來。

直到七點半，天黑了，方有小看護送進一盤子裝的西餐。她一聲不響的放在牀前的小檯上，始終連眼皮都不抬一抬，像進了一間空屋一樣。

惹照例致謝，但聲音也只有自己聽見。

日本人做的飯食，本來都不好吃。今天的簡直使人不能卜嚙。一碟銜鼻醒的炸魚，一盤鐵硬的牛排，尤其難堪的是菜裏都未調味，鹽碟子也未拿來。一個西米布丁却像放了一把糖精，甜得令人頭暈作嘔！

她嘗了一口布丁，便連忙推開盤子，和衣倒在牀上。

在牀上她想來想去的是明日怎樣出院，怎樣回國，一夜裏連睡了好幾

次，天還未亮。今夜皎皎的月光雖然依舊穿進窗來，牀上的人却一直面朝着牆，並不理會有什麼月色了。